



健松齋集卷之十三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傳

汪總督傳

汪公喬年字歲星遂安人性剛毅刻意砥行天啓辛酉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恤刑江南入郡丁卯丁內艱己巳補都水郎在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滑屬邑徵解例有添搭錢公至悉罷去永著爲令政尚勤敏案牘無巨細手自裁斷夜秉燭繼之廊廡置土銚十餘具薪火兩造自炊候鞫

是非立決青人有汪不解擔之謠言聽斷明速不俟
信宿弛擔也大旱禱泰山雲隨馬首如幔澍雨露足
人以為神崇禎庚午上計會舉卓異第一明年登州
兵變其帥下令無曠青州尺土紆道去時觀軍大璫
體擬督府公獨與抗禮璫不能奪癸酉擢山東布政
司叅議分巡登萊諸郡生平冰蘖自持至是凡藩紳
僚屬贈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至萊城郭新破
守禦空虛盡出所受資市馬募兵修濠隍治器械殘
郡復完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文書數簾而已居父
喪復起備兵河東戊寅詔廷臣舉邊才先大父時為

禮部薦公長才真品操守無玷陞叅政督學陝西崇
正學絕竿牘秦人至今稱之庚辰大計治行又第一
辛巳陞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張歲復大禱公憂甚
給贖緩積穀平糴勸秦藩督撫以下及巨室協助全
活億萬計夏特簡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受敕聞
李自成將窺關率諸將趙大胤等赴商洛與士卒露
處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鄖西亟
移駐山陽遇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沒關中大震卽
軍中以公為總督代之當是時寇逼門庭悍帥不率
命宗龍全軍皆覆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固志中

外洶洶無能爲朝廷設一策者公雖以清望被命一歲數遷然三秦之勁盡矣時敕印未至卽舊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簡兵糧儲爲進討計而兵部促出關至再乃傳檄米脂令邊大受發自成祖塋得一蛇斬以殉壬午正月誓師赴河南至潼關諸生迎謁公慷慨曰吾本書生蒙恩至此自知此行如以肉餒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脫不幸惟有死耳聽者皆泣下時賊圍總兵左良玉於郟城縣輜重屯襄城公計搗其巢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精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賊憾公

之發其祖墓也舍良玉以數十萬衆逆戰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軍大潰公仰天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千餘入襄城拒守城無守具賊鑿城爲穴置火藥其中火發城裂名曰放甕公令城中穿井隨賊所鑿以利刃刺之賊死甚衆凡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賊覘公燾所在舉礮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避公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復揮拳折其一齒守益固俄大雨雪城崩公腋中流矢帥副將党威等巷戰手馘數賊被劊引刀自剄未死賊執詣韓家莊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死邑人

劉漢臣收其骸瘞莊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遣官護櫬歸公生平清苦自勵蒞官祇二老僕隨行所屬供帳悉叱去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撰訓民書供案上公時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籲之輒應庭有木如槁郡有大慶則築祀公之歲花實纍纍人至今神之公一子天以從孫滋慕爲後補諸生能文亦早卒從公死者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典史趙鳳豸守將李萬慶中軍党威副將張國欽張一貴馬某賈某等十餘人兆祿鹽山人可從蓋屋人威神木人嘗與趙大胤等擊賊于

西維峪禽賊首竇阿婆萬慶卽降將射塌天城破皆不屈死賈某潰圍出西南行至今武山下陷澤中亦戰死

方子曰總督與先大父同庚同學又同舉進士余兒時猶及見之豐髯偉貌有膂力時天下多事公丁外艱歸噶冲布袍引強弓習射慷慨自命嗚呼豈意其舉死哉夫士有幸有不幸使公生承平時清操介節何讓海瑞軒輓乃時事已壞非人力所能支出師未捷身死疆場悲夫

許叅政傳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撫貴州都御史父
聯樞廣西叅政各有傳文岐聰穎敏文章登崇禎七
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督武學九年陞員外郎歷
職方司郎中方是時天下已亂寇盜充斥徧海內江
北賊革裏眼等寇瀕江諸郡文岐從兵部尚書范景
文調兵食十年出爲黃州知府黃當寇亂後戶口凋
殘人多死徙景文擬留之文岐不可曰事不避險臣
職也慷慨登舟比至集父老諭之衆皆感泣未閱月
賊至遣騎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礮發倉皇奔潰射

其前鋒一隻虎殪之奪大纛而還十三年大學士楊嗣昌視師薦陛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蘄臨三塹乏守具文岐練卒伍庠糴賊遣其黨張雄飛潛渡將南下文岐偵得實獲雄飛立遣遊擊楊富馳田家鎮焚其舟賊不能渡斬副將張一龍馭兵嚴文岐重之常共宿帳中中夜呼譟聲四起文岐曰此必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壁不出質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率兵追獲立斬之一軍肅然楊富旣久鎮蘄楚撫宋一鶴復遣叅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荆襄失守諜報日益急人無固志

會陞督糧道客曰公可行矣文岐嘆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命其妻吳率幼子奉母歸長跪泣別乃檄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爲固守計會藩宗逐守兵不給餉兩軍漸解散而藩下霍都司復潛通張獻忠十六年正月遂大隊圍蘄州文岐率甲士往來堵禦發神銳斃賊甚衆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文岐督軍巷戰雪愈甚砲火皆沾濕至關壯繆廟諸將請渡江文岐曰封疆已陷吾何敢獨生自經樹下家人解抹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遂被執賊見之曰好許叅政不愛錢愛

百姓環擁見獻忠獻忠亦聞其名頗禮之文岐厲聲曰旣被執惟速死耳獻忠命繫於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中以柳圈爲信諸生王國統者嘗姦宦家婦爲文岐所褫責心憾之至是亦與約遂以其謀告獻忠獻忠索之得柳圈召文岐曰吾破武昌當發榜安民君爲我署之文岐知事露瞠目視賊取案上大硯擲獻忠曰吾頭可斷榜決不可押獻忠怒命引出至麻城三里坂文岐北向拜辭朝廷又南向拜父母方再拜賊前連砍之遂死時文岐父從粵西解組歸道南昌知府龐某曰長公歿王事雖死猶生足賀不足弔也喪歸過蘄黃士民哭送萬計督師史可法巡撫何騰蛟先後疏聞贈太僕寺卿

姜鴻臚傳

姜公習孔字素臣遂安人家貧力學年十七補邑弟子員訓徒養親及諸弟下帷攻苦家四壁立勿問也邑令馬呈鼎愛其才擢冠軍萬歷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授湖廣沅陵令沅故三楚邊境地連黔蜀苗徭雜處公加意撫循邑苦養馬累民充役者多蕩產公力請免著爲令末期丁外艱士民醵留不得劄祠祀之治裝無措諸大吏捐俸以助乃得歸焉服闋補涇縣稅契例有羨餘公取給覲費外置冊帑中備公用縣門井泉甘冽禁民不得汲公榜門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聽其汲取民至今便之調繁無錫縣邑衝
事繁晝夜判決無留牘時邑人顧公憲成高公攀龍
劄東林書院講學公政事之暇往復講論所拔士馬
世奇等皆爲名臣以治行高等擢南京吏科給事中
省垣例受民詞公首禁絕五總省篆再巡京營司內
外計典夙弊爲之頓革復奏蠲南直隸鋪設三殿銀
百六十餘萬有以美言者不爲動也時魏忠賢擅政
公上疏論魏良卿等世襲又薦高攀龍及文震孟孫
慎行等奉聖夫人客氏出居外已有旨復入奉侍科
臣倪思輝朱欽相上疏爭熹宗震怒御史王心一申

救竝得罪公抗疏畧曰客氏乳哺之勞臣豈不仰體
第皇上卜吉遣行明知其不宜久居宮闈也以出宮
爲是必以復入爲非能斷大義於前卽當割小恩於
後三臣雖稍煩聒而一念忠樸實愛君父臣非爲三
臣惜實爲國家惜疏入以不諳事姑免罪尋升南京
大理寺丞當是時璫醖益張高忠憲及楊左諸公皆
死御史曾應瑞希璫意以公嘗薦用攀龍等不知其
人視所舉有旨削職追奪誥命時先大父亦以忤璫
歸往來西郊感慨時事相對太息崇禎改元復公原
官廷臣交章論薦數載始補原職陞南鴻臚卿遂謝

病歸生平和易端介友愛諸弟至析產分宅以贈名刺不入郡縣邑有大利弊切於民者侃侃言之無少避課讀督耕創問稼草堂以自適壬午十一月無疾卒祀鄉賢二子調鼎以明經官香河令左遷掖縣丞變鼎餼於庠棄去曠達善詩文別有傳孫曾皆有聲庠序人謂公善人之報云

方子曰余猶及見京卿公貌清挺蓋古君子也丙寅丁卯間緹騎四出公與先大父皆懼不免設重門置鳩以待夫人臣致身至使以死自期豈獨臣之不幸也哉一鳴而斥猶獲全其身嗚呼亦危矣

李儀部傳

李含乙字青藜號東生蜀之渠縣人少師事兄孝廉儲乙奉母以孝聞蜀人稱之曰孝友之家乙卯舉於鄉崇禎甲戌成進士授高郵州知州精敏廉幹郵人至今思之庚辰陞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壬午歷主客司郎中丁母憂時蜀中大亂所在被寇公問道還渠渠已爲張獻忠所據公匿民舍賊聞遣人致奠因叩門禮請公以母柩未窆匿不出旬月間擇吉卜葬事畢乃衰經至郊外挺身示賊奮投疾流中賊棹小舟沿江挽救公志在必死乃逆水迴旋至淺灘遂爲賊

所得賊驅公及兄儲乙入城將以禮送詣獻忠儲乙怒罵公不語仰天大笑而已賊知不可屈以利刃迫之公兄弟延頸就刃引而出之者數四終不動于是桎梏之繫獄中邑人素重公聞公被禁羣呼曰李公賢者以忠義被辱我等豈能坐視乎奮激赴難者倉卒數千人薄城圍之賊少知不敵夜遁去公乃得出獄卽里中壯士擇其勇健者爲一軍建立義旗方是時川北一帶爲賊盤踞聞公倡義各去僞號殺所署僞官蠡起應之軍聲大振時大學士王應熊以宰相節制全川與公相犄角賊數戰不利乃引歸成都東北稍稍寧息惟廣安州尚爲賊數渠合之道阻塞應熊貽書必取此以通咽喉公遂麾衆進戰於廣安城下親冒矢石大呼奮入馬蹶爲賊所獲公嘆曰本期剪滅羣醜上報國家下安桑梓今事不濟天也大罵不屈死之兄儲乙統其衆後年餘賊衆僞降儲乙納之遂被執亦罵賊死

少司農餘杭嚴先生傳

先生姓嚴氏諱沆字子餐號顥亭世爲餘杭人祖諱
大紀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太常卿始居杭州父諱武
順號訥公積學有文行與兄調御敕皆以文章聲氣
名海內調御字印持敕字無敕所稱餘杭三嚴是也
先生生五歲就錢唐聞孝廉啓祥學指臂上銀錢命
屬對先生應聲曰玉尺聞大奇之曰此子他日必持
文衡八歲通五經自是專受庭訓爲文高邁有奇氣
暇則與諸兄習射城東門年十五督學黃公鳴俊試
童子第一明年闈武試先生連貫七札黃大喜已知

爲先生也乃曰時方重武子乃嫻戎事乎雖然吾不欲子擅此也於是益精心問學崇禎己卯舉於鄉本朝開國初署浦江縣儒學訓導以念父母假歸尋丁外艱順治乙未成進士初先生鄉試出柴桑文公德翼門至是爲京口張公九徵所識拔兩公皆名宿士類榮之改翰林院庶吉士

世祖章皇帝方重文館閣每自臨試擢第一丁酉授兵科給事中歷吏戶科左右給事先生生平亢直遇事敢言旣在言職益詳切敷陳無所顧忌首言諸司踏襲故常因循委卸內則聽諸宸斷外則諉諸督撫會議愈多職業愈曠文移愈費時日愈稽且大小臣工條奏應下部議者不復虛公叅酌輒以無庸再議草草塞責朝廷求言而究不得言之用可歎也請敕六部毋事因循共圖實治

上優旨答之秋七月典試山東得王士驥等九十人不數年舉南宮者踰半玉尺之言果驗故事四氏學歲解二人久之悉歸孔氏顏曾孟後遂不得與先生得顏光敏卷奇之格於劄還朝屬巡按御史爲奏請於是聖賢裔得竝舉二人著爲令光敏尋舉進士今爲吏部郎先生嘗抗疏極論山東巡撫耿焯耿懋

之至是遣私人日伺左右已知先生無他乃媿謝曰
吾固知嚴公無私也明年陞刑科都給事中既敷歷
諸垣凡治兵理餉選學臣飭夫役請撥實在給軍需
立關差期限知無不言皆次第允行於刑獄尤詳慎
申明法司職掌復請刊行會典秋審叅錄要囚歎曰
先人愛物命卽鱗介微類贖而放之獨未操柄活人
耳今幸與法司分末議忍默默耶持議平反所矜全
甚衆給假遷葬事竣補吏科都給事中會
章皇帝上賓

今上御極感 兩朝恩遇益盡心言責上疏論計察
甄別之方在去游移覈事實勸懲務厭人心一切輿
論不孚才堪外用虛辭悉行禁絕而於滿漢之異同
督撫之委卸尤極切直又言有司被叅不得復留原
任銓部陞轉不應同五部職官選授在籍候憑非體
皆深中時弊得 旨俞允卽偶未舉行卒未嘗不用
其言也是歲理大計舉所請考核法力行之康熙癸
卯內陞以需次歸里丁母江太夫人喪辛亥召內陞
候補科道官悉以次補用先生以正四品服俸仍管
禮科掌印給事中應 詔上封事
上問所言及鄉里甲第與

先帝時擢任始末具以對尋補太僕寺少卿癸丑六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歷左副都御史五旬三遷皆出特簡先生整飭臺規疏陳禁白役革鹽胥寬租課三事時滇黔構逆有告旂丁謀不軌者闔門大索下法司會問先生悉心推鞠有儒生縛而至望階長揖先生察其無他縱遣之乙卯擢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時軍需匱乏議裁倉場額費先生通贏絀計出入歲省金錢鉅萬太倉故在通州受南北委輸歲漕千艘輓粟數百萬石運丁舟師車徒夫役叢而蠹者不可數計吏胥又窟穴其中因緣爲

奸先生正己率屬人不敢犯旦起治事畢下關危坐日開一寸書以爲常以時事未寧不敢求去而積勞成疾神氣已稍稍異又哭子曾采生平喜周人惡在通州數年捐俸旣盡親芻以急難告多不能應獨坐惘然若有所忘對客宴笑或喟然長歎請其故亦不自知也戊午春力疾督山東河南漕務旣竣返就醫京邸疾益劇謂仲夏漕事方殷不敢誤國家大計枕上屬疏告病家人請遺命揮手示之無一言及私也計聞

上震悼賜祭葬如例先生爲人坦易無城府謙冲

退約雖踐九列抑然如寒士平時未嘗聲色加人僮僕有過誠諭之使善改而已至於朝廷大事侃侃敷陳不避嫌怨當時稱言路者首推焉性儉朴自爲諸生歷顯仕無綺麗玩具之好擢副憲入臺著越布袍同官爭目之不知爲何絲諦視乃粲然皆笑每歲必戒食一生味晚年所斷畧盡事父母先意承志念贈公不逮養終身飲泣家居時太夫人壽七十適奉覃恩而長子侍御君方選庶常叔子舉武進士皆先後至太夫人白髮冠帔先生率子姓簇擁出廳事向闕謝恩畢以次上壽里人聚觀歎爲盛事先生語

人曰生平稍自慰獨此兩日耳葺園茗溪南湖奉板輿游歷月夕率土人張燈樹上太夫人顧而樂之先生舉觴再拜曰願歲歲長侍膝下已又築別業會城東奉太夫人居之太夫人卒徘徊哀慕名所居曰臯園取臯魚風樹之意及赴召懸像別室晨夕省謁如常疾亟猶昇至像前瞻慕不忍去弟渤沒不忍析箸鞠姪曾相如已子從兄子岸公渡陶菴公津少同研席渡早卒撫其孤津老無子分俸餽問或寄詩相勞苦津聞先生訃慟曰吾弟孝友乃先我死豈我命不辰致此耶聞者悲涕失聲他如賙貧族撫卹外家

儋寡姊及鞠諸兄女爲擇壻治裝具皆人所難者少
喜交游篤於聲氣與四方知名士結社論文敦槃徧
天下通籍後益推心結納以弘獎人倫爲已任士苟
擅一長必折節下交爲之延譽歲時置酒讌會詩文
賡和無虛日或有死喪窮乏必傾囊爲贈偶不給卽
稱貸濟之東南士倚之爲依歸者二十年

上以軍興需才復思得博學宏辭之士備顧問先後
詔廷臣各舉所知先生疏薦奉化俞廷瑞沁水王紀
晉江張汝瑚備軍前任用於文學則舉秀水朱彝尊
寧都魏禧而鄙陋如象瑛亦與焉憶拜疏前一夕先

生手札召象瑛及陸嘉淑王嗣槐顧永年飲西軒偶
及政府薦士某某永年曰方子亦被薦否乎先生曰
未也已又曰會須有人物色耳不知先生已繕疏詰
且啓事矣其薦士不使人知如此家故多藏書凡左
國管韓莊騷與史漢文選八大家及浮屠老子之書
無不貫穿丙申丁酉間與萊陽宋琬仁和丁澎宣城
施閏章陽武趙賓大梁張文光同里陳祚明往來倡
和稱燕臺七子詩文以漢魏初盛唐爲宗晚頗留意
駢偶官庶常時奉 召賦詩南苑賜羊酒茶果人謂
異數云每日所行事夜輒疏記之分年者爲遽知錄

日錄者爲日記其記初生時曰余生薦橋祖居初不知身在何處若有二人掖之朦朧如月下行至一家屋角日光照其上如火遂如墜沸湯中不復記憶及易簣時方晦有星爍爍若隕廳事中隣人驚問則先生歿矣春秋六十有二所著詩文集若干卷奏疏三卷醇發堂古今尺牘選三十卷四六選若干卷論次古今史及詩文子集若干卷元配王夫人繼徐夫人皆前卒子曾集甲辰進士庶吉士與先生同朝爲御史曾業交河知縣博甲辰武進士曾采新昌教諭早卒曾縻國子生皆以文章行誼世其家

張吏部傳

山陽張鞠存先生卒長君鴻烈官京師徒跣數千里趨治喪瀕行屬余爲先生傳自揆鄙陋何敢任顧與先生父子同試闕廷已獲與長君共史館同官李君鎧先生中表弟也復申長君意乃不獲辭先生諱新標字鞠存號淮山山陽人曾祖世才明萬曆己丑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父奕頴崇禎庚午舉人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皆以文行竝祀瞽宗所謂祖孫鄉賢是也先生世承家學早歲以文章名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時漕使者任諸蠹胥播惡江淮間

先生甫釋褐念 國家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運京師令甲釐剔至嚴而水旱徵輸困軍民已極胥役復窟穴其中爲害日甚嘗思抗章列其狀顧書生不敢言今幸邀一第復何忍坐視乃上疏發其惡贓累巨萬下巡按御史秦世禎案驗得實竄殛有差一時朝野稱歎謂漕政弊已久當事者莫肯問一二薦紳緘默隱忍或藉爲干請先生未入仕風節已矯矯如此辛卯謁選分校順天鄉試拔俞有斐等二十餘人皆名士初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官閒多暇與諸名宿樽酒論文以學行相砥礪故相國陳公名夏得罪死無

敢斂者先生慨然曰溧陽死於法固未嘗禁斂葬乃集同志命老僕張臚製棺衾具斂老僕嘗曰我乃相公義兒先生則絕口不言也旋奉 命護大學士張文安公端喪歸山東文安世族家人方構難力爲之解事竣文安父大司寇贈裝直千金辭不受乙未考選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時高郵王文通公永吉爲冢宰特倚重之未幾引例迴避戶部主事朱世德者監德州倉考核還部後爲人所告吏部坐失察自尚書以下皆奪級先生雖去任亦左遷時論惜焉性孝友母李太孺人早卒終身哀慕農部公病刲股醵天喪

服遵古禮時值甲申之亂潰兵將薄城門扁先生泣
請於守者得扶櫬厝祖塋服官後始卜吉高原復奉
農部公遷葬成禮儀制在神宗時爲名臣農部繼之
公議祀鄉賢先生稽考典故竝祀之日士大夫莫不
咨嗟歎爲盛事族多寒素婚嫁病葬賙恤無倦容戊
申歲地震祖宅傾圮先生捐資構葺落成顧而歎曰
予豈敢侈居室不忍忘先業爾淮當南北衝十數年
間水患頻仍田賦益詘歲遣大臣及督撫會勘先生
痛切敷陳尤留心河道所著有治河要策先生旣以
左遷出雅意山水葺東溪草堂嘗扁舟游鄧尉靈

巖窮雲岫沂天目渡錢塘江探禹穴憩於蘭亭西躡
黃山白嶽浴硃砂泉與老僧品茶歡甚語人曰生平
第一遊也戊午春詔舉博學鴻儒先生與長君同
受辟命明年三月召試體仁閣長君授檢討纂修
明史先生以老疾罷歸歸甫半載而卒年六十二先
生與安東嵇杭州宗孟友善己未之役同就試南還
嵇君歿先生哭之慟遂得疾爲文宗秦漢詩古體出
漢魏五七言律法少陵及近世李空同有淮山詩選
英華涉江黃嶽諸集行於世

張贈公傳

象瑛獲受知於吾師鄂山先生與聞家世甚悉癸亥秋典蜀試歸次蘄水謁先生於里第先生使撰述先贈公行實象瑛不敢辭謹再拜受命作文林公傳公諱問德字心吾世爲蘄水人幼凝重讀書通大義輒以古賢豪自命年十五季父原碩公以孝廉爲州倅謁選京師公父原正公携公同往時明神宗末年俗尚華侈人競機巧公獨屏棄一切以立身行已濟人利物爲要循例入太學筮仕得山西蒲縣丞蒲地狹民貧易於爲非公以至誠勸誠行之數月邑乃大治

內艱歸服闋補山東費縣費魯之巖邑也俗慄詐難治倍於蒲公優游化導興利除弊必得請始已會歲大旱民饑夙逋多不能輸公力請蠲不得嘆曰吾一小吏上無裨於國下不能益於民且親老不得養寧戀此升斗爲投牒請終養凡再四始得允原正公歿兩弟幼公策蹇扶櫬歸塋拔樓山兩弟稍長爲擇配復携之入都因材教導俾各成立仲仕至繁昌丞季歷官郡幕皆服公教能其官時斲人官於朝者多顯達矧置會館以公名德推爲長公亦不辭建聚升樓葺堂廡廣廨舍置義塚有事悉咨公後行困乏者廩

之窮弱扶掖之躓仕路者曲全之其有告訐或驚悍不馴亦正色婉言無少避一時驩然道故不知其在客也顧年踰強仕未有子魏孺人爲置媵已納聘矣始婉聞於公公曰汝意甚善然須更訪之比詢諸里隣則果以逋賦粥女償官方相持泣不忍別也公聞大驚謂吾爲子孫計顧使人父女離散耶亟遣媒謝却之不責償聞者莫不歎孺人之賢而服公仁且義也已遇相人者謂公有陰騭文後當顯公笑而謝之後三年舉長公歲貢君又三年舉先生公乃色喜持善益堅先生兄弟稍長公始治裝歸卜居邑之西偏

延師訓誨先生幼穎慧督之不稍懈宴會交游禁不
得與卽列黌序數年猶未令出門交友也崇禎末張
獻忠寇蘄黃所在潰破公夢神挈公父子及幼孫藏
石室中覺而異之三月城果陷時漏下四鼓先生兄
弟倉皇縋城出幼孫亦襁褓而遯公獨坐門外日向
午始徐登城見長梯樹堞間緣之以下遂得脫當是
時寇十餘萬布城市公所歷獨不見一賊乃知疇昔
之夢神實默相之也寇退宅舍悉焚燬乃結廬舊址
獨處小室足不履戶闕親故至有不識其面者尋賓
禮於鄉先生兄弟屢困塲屋公曰汝必成名顧我不

及見耳已邁疾召先生兄弟前諭以讀書明理做好
人存好心行好事言訖而逝先生終制果薦於鄉明
年成進士高等授紹興司理以文章政事著稱公年
七十有五累贈奉政大夫子二長歲貢君諱屏公次
卽先生諱邦福戊戌進士歷任紹興府同知今候補
孫四人曾孫五人象瑛反復公生平剛方質直似王
彥方排難解紛似魯連孝友醇謹又似陳仲弓而還
妾一事尤人所難傳曰積行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
子孫今先生旣光大前烈而庭階濟濟正未有艾天
之報施善人豈淺鮮哉象瑛於公爲門下士敬述所

聞嘉言懿行非敢阿其所好也

蛻菴先生傳

先生姓姜氏名燮鼎字理夫一字聖胎晚更號蛻菴
遂安人父鴻臚卿習孔明熹宗時以給事中論客魏
奪職者也先生性高曠讀書好奇弱冠餼於庠未老
棄去爲文蕭爽有雋氣尤長於詩典會所之不名一
體而澹遠靈秀有王維孟浩然之風生平放浪自喜
布袍敝履往來丘壑間或縱遊名山古寺所至援筆
爲詩歌淋漓滿案少好談謔每放言高論奇詭幻僻
多衆所未聞人或疑其誕先生顧盼自如要皆本虞
初夷堅諸稗官非臆撰也與人交無賢愚貴賤皆坦

然相接不善飲然知交讌集歡呼達旦嘗大集問稼
草堂酒半忽失所在亟遣人踪跡之方踞地爲棋局
與羣兒角勝勝則鼓掌大笑以爲樂偶不勝羣兒競
笑弄之亦無忤色其高致如此素不事生產鴻臚公
歿兄香河君豪爽喜賓客家漸中落先生不問嘗乏
食數日同人負米饋之先生方閉戶僵臥一室中日
啜水數盃手陶詩諷咏不休毛鶴舫際可先生壻也
理鄴中遣人迎養先生不肯赴且曰吾放蕩成性優
游田野猶憾不暢顧乃束縛李署中若鳥觸樊籠耶
以是日益困年五十未有子蓄一姬中道棄去先生

亦不顧寄食子弟家親朋饋遺悉畀之不知爲隔宿
計也少工書學文衡山七十餘能作蠅頭細楷秀緻
可愛其畫倣董北苑晚乃益工善植花木花經其移
接無不活果實纍纍惡爲禽鳥所竊手製輕弓以彈
鳥皆奇中仿秦漢印章多古勁秀出自然論者謂絕
類近世何雪漁康熙壬戌七月無疾卒年七十九無
子以兄子如蘭爲後亦前卒其詩隨手散去多不存
存藁若干卷書畫圖章里中猶共寶之

諸城兩生傳

邱悔初名元調字太和諸城人家柴溝里少放浪不
羈從師受書不任教稍督課之輒棄去蹴踘走馬擊
劍無不爲尤喜呼盧一夕與里中兒博喪其橐立盡
家益貧乃去依中表弟張衍於放鶴里衍從弟侗好
黃老喜賓客酒狂趙清輩皆從之遊然孝友言行有
尺度元調自寄居放鶴見侗兄弟心慕之慨然曰彼
方禮義自處我顧博徒耶痛自悔恨盡變其少所爲
因改名悔父嘗死於亂兵求之久不得至是乃大慟
剪紙招魂葬焉母任死結廬墓側躬舂鍤負土爲墳

倚林齋集 卷十三 傳
墓暇則理瓜瓠間從侗及趙清談道書不復出清歎
曰太和殆善補過者矣張氏兄弟時時遺薪米往省
之

趙清亦諸城人字漣公號壺石居泆水上少讀書悅
老氏家言豪於酒家貧不能多得常從里中張侗張
僚遊所謂放鶴張氏禮義自處者也亦嗜酒談黃老
清相得驩甚劉翼明李澄中徐田皆詩酒往來所至
人具酒待之脫帽豪呼浮大白縱飲同聲和歌已輒
分韻苦吟繞屋東西走寂無聲良久詩成墨淋漓壁
間當是時侗兄弟既名著里中丘悔依之清又時時

過從於是三齊知名士競來集嘗與張氏兄弟王咸
照陳獻真徐田遊龍湫臥象間山中人預釀酒數石
向夕月出呼巨瓢角飲筓圭峯下聯袂和歌夜分衆
皆醉清解衣露脅下瘤掀髯獨酌復盡十許瓢斝斝
睡矣忽念母老家貧不能具甘旨袖黃獨策款段徑
歸先是父歿清方少廬墓三月母恐其病孳之歸又
數年母死清哀慟過禮明年葬盤龍村遂廬於墓或
勸之清流涕曰吾豈敢言廬墓乎生平狂蕩若流水
居此冀自檢束儻復離墓門安居食旨不踰期沈湎
不可問矣且丘太和博徒耳一旦改行我乃勿若耶

人聞而哀之清年三十餘未有嗣葬母前三日舉一子一黃犬不知何來依廬次不去後復一蒼狼守之與犬狎人以為異張侗曰孝感也

方子曰兩生余蓋得之李檢討澄中云檢討與兩生同里屬余傳其事余獨怪兩生一以博一以酒未嘗求孝名也至性所發皆以廬墓傳世固有棄過砥行如兩生者哉雖然改行難無墮行更難兩生為人度非不能終於善者然為山九仞一青掩德君子傷之兩生與張氏兄弟庶其交勉矣乎余不敢輕論天下士也

王翁傳

余童時從先君子僑居杭州時里中親故時時過從者惟德盛王翁蓋翁與先君子樂善好施甚相得也庚戌夏翁為仲君請婚未問名而先君子卒余仰承先志遂訂盟焉甲寅寇變余避亂山中翁貽書勸余東下乃與毛子會侯携家間行至錢唐翁分宅以居得日夕親翁緒論別且七八年書問往復知矍鑠倍常乃仲君書來則翁已捐館矣嗟乎天祐善人乃不遺一老哉仲君鄰毛子所為狀屬余作傳余不敢辭翁諱可儒號德盛世居遂安西南之山厚里少通敏

念家漸中落不欲以食指煩老親乃棄儒業經營杭
秀衢括諸郡籍先世所遺田廬讓其兄父母歿合葬
先墓以手金爲祠墓費里人至今稱之翁習於勤苦
崎嶇深林叢谷中手足胼胝所獲輒倍鼎革初携貲
江干卒遇兵泗水立水中一晝夜始得免又嘗客樵
李值叛亂屠城倉皇匿僵屍間所挈資亦得無失於
是卜宅會城隸籍焉亡何杭城火貲廬已燬其半翁
不得出俄聞樓上巨履閣閣聲若有神導之出者旦
日謁拜旌德觀其神袍帶宛然蓋天之默相非偶然
者翁性儉朴茹麤食淡衣卽數澣未肯易幅巾芒屨

不更杭俗尚奢華畫船簫管競相徵逐翁日扁
門獨坐并飭二子勿逐逐嬉遊勤儉之德其天性然
也顧好施予嘗捐貲還人妻挺身出同輩於獄辛卯
壬辰間先君子倡建慈慧菴翁捐錢穀獨半又爲僧
筵宿德禮大悲懺一時遠近傳誦翁樂之無倦容頃
以四方用兵例許入粟授官或勸爲二子計翁歎曰
吾非不知旦入金夕可得廡仕顧生平循分俟命兒
子齒方少驟使之偃然人上恐非所以愛之也余深
服其言今年夏病且革二子請召醫翁不許曰吾起
孤寒積勤苦數十年得致溫飽實有天幸常念五十

未育子將散財宗族結廬山中以老今年幾耄得觀
汝兄弟成立諸孫環繞人生不滿百藉醫樂何爲耶
自是日啜水數升易簣之日命陳身後器物於中堂
躬自閱視溘然而逝其曠懷遠識臨歿不亂有如此
大畧翁之生平勤儉有禮里中子弟得翁之餘以致
豐裕者比比尤喜談論每述鄉閭舊聞及少壯時閱
歷始終不失一字聽者或欠伸思臥獨媿媿不厭殆
所謂精神大於身者耶翁年八十有四子二長劬次
倬臣卽余妹婿詳狀中不具述

李烈母傳

烈母姓李氏諱壽大興人先大父閣學公側室也其
季父李暘谷京師巨家好從縉紳長者游母生而端
重寡言笑及長益務爲莊整閣學公聞而納之平居
坐起一小樓足不出戶外卽語以戶外事弗顧性慈
恕訓女使皆鮮過失終歲不聞鞭笞聲閣學公罷政
家居毛夫人修螽斯之德母最恭謹每遇良宴會諸
人角采鬪碁嬉笑譚諠母端然默坐衆莫不嚴憚以
敬閣學公益賢之早歲舉二子皆殤甲申三月寇陷
京師公詣杭州哭臨邑中大猾倡亂破城焚第宅舉

家皆以身免母倉皇緣河東走值遊閒數輩執刀杖後至母懼爲賊辱大呼投珠水死時五月十九日也年三十九戚屬獲其尸厝節孝墓旁聞者稱焉先是東陽盜許都反閣學公集衆城守語家人曰猝有變奈何母自諸姬後倡言曰婦人死耳義不得辱身寇果至願開南河門共溺母爲相公差公義而慰之是時瑛年十二親聞其言不半載竟以烈死殆所謂潔身踐言者與因記其大節如此

項烈婦傳

余與錫公同出唐處士干錫公長余一歲余兄事之述其先烈母殉難始末輒泣下壬子 詔直省舉節孝錫公循例請之撫軍范公爲聞於朝已奉部議兵寇相逼死與例不符事寢甲寅春避地茶坡館錫公園十日錫公泣語余先母殉烈子所知也大概具外兄項文學傳中而積書焚身頗嫌簡畧子盍爲我詳之夫旌表旣不可邀得子一言猶足千古余曰揚母烈成兄孝是余之志也敢不惟命按烈婦姓項氏諱淑美淳安東錦溪里人幼端飭不樂與羣輩戲或侔

之怒輒能作數日哭長而警慧凡女工粟帛饋餼諸細事一見輒諳雖數年後能道數年前事有要務商榷無不切中甫筭適茶坡方希文希文庠生故叅議輔後裔也好學烈婦獨總家政奉姑以孝聞年三十未有子自爲希文置一妾未幾烈母生瑞合卽錫公人謂賢婦之報云順治丙戌春潰帥駐淳安沿江數百里皆屯兵戍守所在縱掠希文携家避諫村烈婦念田畝遠廢無以自給會親族姨姒皆居西坑山谷險峻去家近得以兼綜諸務遂徙依焉希文雅好古圖書萬軸悉載以往連茅結舍凡數十所居數月屠

沽負販皆赴之幾成市矣五月四日妾子病疹希文携瑞合延醫百家坪烈婦與一媪一婢俱是夕兵驟至因風縱火火將及婢泣挽烈婦衣欲俱出烈婦正色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者不辱若能死從我不能亟去時媪已先逸見火熾甚復奔入呼曰火封舍矣又曰某某已出匿他所矣皆不應積書左右坐其中火焚書燼烈婦死焉諸逃匿出者或不免於賊郡邑嘉烈婦事載志中顧傳聞謬誤郡謂未亡人抱書投櫃縣謂火焚鄰舍烈婦遣子遠徙刃刳之赴火死皆失實余知其事最詳備述之以俟

信史之采

論曰兵燹之際辱身苟免者多矣忼慨捐軀所以難也若烈母火未及之先可以逃死而卒不肯辱於兵視兵寇相逼者何如哉視死如歸以書爲殉其烈可及其志不可及也

童烈婦傳

烈婦姓童氏遂安人文學童可師女弟也幼貞靜足不履戶外年十七歸淳安許士鯤奉尊章和妯娌里稱賢焉士鯤病夭婦年二十二撫棺大慟絕食不欲生同輩強起之且曰死而節易生而節難若舅姑老叔幼許氏宗祔繫焉長而有子叔子卽若子也於是勉進食事兩親彌謹族姓罕窺其面踰歲舅姑相繼歿婦鞠其叔慈而有禮叔又善病婦延醫療治稍愈俛就傅且爲授室凡先人未了事以長嫂身任之後叔舉二子烈婦喜曰吾忍死爲許氏一綫耳今有子

撫孤意畢矣鞠育教誨命其次爲已後蓋兩世幾矣
實一人爲嬰白也時歲大饑盜起常婆間延及淳遂
有司不先時備患又不能設策剿捕以故益大譟丁
酉盜劫程村經許氏攜其叔并幼子婦聞仰天呼曰
嗣子死許宗斬矣吾何生遂奔賊手奪之不暇自顧
也賊見婦舍其子欲污之婦罵曰吾孤寡母子相倚
若屬戕無辜行盡殲汝矣賊怒刃挾之益憤罵不絕
口刃貫胸而死八月十有六日也嗟乎童氏一孀婦
人耳矢節二十八年至五十而罵賊以死烈矣哉方
子曰死等耳乃烈婦欲以身殉夫遲之廿有八年而
後殞觀其生平相夫事舅姑撫叔嗣子持家有方卽
不罵賊死亦賢且節也况其死尤烈乎余故樂傳之
以厲世之惜死偷生者

蔣烈婦傳

順治乙未盜起開化常山是及遂安焚劫村鎮所至
擄其人繫岩中夜則令兩人互臥繫其左手右足右
手左足參錯縛之線以鐵紐又或束其肢體血凝急
而後割之勒索動百千計謂之做餉戶無得免者十
月嘗銅山銅山民余和上妻蔣氏頗少艾聞賊搜山
抱幼子匿深谷間賊見欲污之婦罵曰我曹本窮民
若屬朕無辜天必戮汝肯爲汝辱耶賊大怒一賊遽
前斫之斷其首猶抱子立不仆其姑隔山見之慟哭
來取其子婦舉子授姑乃殞賊皆駭異今銅山民止

知蔣氏死賊無得其詳者余友毛子枝棠被俘賊中守卒告之如此癸丑余修縣志以其事白令尹劉君君具詳府以未經報部不便入志余因請給棹楔旌之事附弭盜傳後召和上和上村野畏縮不肯前且曰彼一婦人遇賊死有何關繫而煩官紳乃爾衆告以故乃托族人具領卽銅山人亦無有鄭重其事者

章宜人傳

宜人姓章氏先九叔侍講公猶元配也祖可試宰舒城有拒寇功父選貢生復亨世居珠淵里宜人端重寡言笑幼時避亂山谷遇邏卒利其衣飾欲奪之宜人怒自投于池卒驚去得免年十九歸侍講公侍講公年少喜讀書不諳世事宜人常以爲憂辛卯侍講公舉于鄉壬辰成進士讀中祕書齒纔二十宜人追隨京邸未有子納大興詹氏生子二撫之若已出丁酉侍講公以試事逮繫宜人焚香禱佛經歲不少懈戊戌冬凶問至宜人慟哭投繯侍婢疾趨救宜人泣謂

曰我未亡人且無出腹子奈何窶身泥塗以辱家世如侍講公何是夕復自經婢又救免見者咸歎息泣下選貢君曰從容殉義丈夫所難宜人甘爲其難者雖不忍盍聽之以成其志于是婢不復救宜人死焉時己亥正月望日也初侍講公在獄有悍奴頗不遜宜人惡之是夕夢宜人以椎槌其足遂病脛尋死其烈如此

論曰侍講公之變宜人適歸寧叔祖封公屬余往迎之宜人慷慨誓必死歸而自經卒成其志可哀也夫

梁母桂夫人傳

歲丁未象瑛受知今大司農真定梁先生時先生兄少宰公方貳銓政投刺晉謁未得見比再至京師少宰公里居數歲矣今年春公喪桂夫人貽書先生命象瑛爲傳象瑛逡巡不敢任先生曰吾兄聞子名與一言垂後世此千秋之事其毋辭于是遂謝弗獲作桂夫人傳夫人姓桂氏順天龍驤衛人父聯芳高麗庚戌武進士歷任山西副總兵夫人其次女也少宰公初娶夫人姊已有子女能修婦德己卯歲病卒二子俱夭惟存一長女奉公父給諫公命復迎夫人于

歸焉夫人年十九與副室劉共循內職佐少宰公惟
謹崇順甲申李自成陷燕京公母王太夫人時在季
弟錦衣公宦邸都城音問斷絕公與先給諫公皆孝
廉里居間道北訪至涿水聞

皇清兵已入關破賊自成西潰道路梗塞遂微服返
里時真定大亂文武紳有從賊者自都竄歸奉廢弁
爲帥殺撫軍囚巡按御史招兵拒戰且謀以兵劫紳
士投李闖于西安公父子不知也旦日挾諸紳士及
公父子詣城隍廟告以所謀給諫公止色拒之帥怒
縛給諫及公將刃焉夫人方家居從自奔告大驚泣

語諸婦曰家難如此吾義在必死汝曹勿相顧乃與
長女閉戶自經會兩學諸生揚言廟中能殺梁氏父
子不能盡殺我輩帥意沮而故郡平陽梁仰亦危
言動以利害乃命釋縛而公父子得生已喧傳街市
矣家人聞之排闥入救夫人及長女移時乃甦帥意
梁氏世貴顯有厚藏分繫府縣衛獄將效闖爲酷刑
夫人竭所有得二千金猶不滿與劉盡脫簪珥以進
會大將軍孟公喬芳張公存仁率師徇畿輔郡縣帥
惶懼公父子始得釋公歸與夫人相見喜極而悲縊
痕與縛痕相映二載猶未散也嗟乎患難之際偷生

便林齋集 卷十三
惜死者多矣夫人明于大體引義投繯繼且罄貨營
救使寇陷之日勳威巨僚悉能如夫人亦何至駢辱
賊庭金盡身死爲天下戮笑哉夫人自脫禍難斷肉
食茹齋奉佛勉少宰公以讀書治生丙戌舉進士出
詞林歷登卿貳 單恩封夫人戊午正月卒年五十
有七夫人生女四子允潔允祺允章皆三女皆庶出
夫人撫之如所生詳墓誌不具述述其大端如此

金衣公子傳

金衣公子柳州人其先蓋出軒轅氏年少美丰儀雅
好矜飾猥巧妍麗有翩翩濁世之風嘗顧影自賞語
人曰服身之章也不見綠衣婢緋衣貴人乎吾雖世
烏衣巷闔然無章吾甚不取召太卜筮之得坤之五
占者賀曰黃裳羽衣其容孔輝以爲世儀夫黃中色
也文在中而見於外吉孰大焉公子大喜乃著黃冠
被杏黃衫子或襲狐裘躡金絲履春日郊行爛然金
色人遂稱金衣公子云公子家鶯脰湖邊翠柳長堤
方池曲檻彷彿類金谷性警慧善屬文所傳詩有淑

氣催黃鳥之句嘗以所撰謁蔡邕邕奇之比於黃絹
幼婦楊德祖所謂絕妙好辭是也春明初來遊上林
所交盡一時名士善歌往來柳浪中與諸君巢飲酒
酣奏喜遷鶯之曲日暖花明其聲百轉戴顓携雙柑
斗酒聽之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其見推如此生
平雖放浪自喜然勸蠶桑審氣候好善疾惡一飯未
嘗忘勸三良之無罪而死爲賦黃鳥少時熙遊林薄
爲飛土所逐關西人楊寶收養之啖以黃花公子啣
雙環爲報且曰君後世必爲三公已而果然人服其
厚且先見焉顧矜率不屑與儁輩伍見搏風扶搖者

輒曼罵曰此嘖嘖野田雀耳由是衆皆惡之公子不
顧或勸之仕公子笑曰吾少師事吾家石公入穀城
山中受辟穀術豈望仕者且入世之難如鳥觸樊籠
雲中白鶴天外冥鴻豈網羅所能致乎或退而歎曰
孔子有言於止知其所止公子殆無媿矣配同郡戴
氏女名勝小字雙文聲容服飾雅稱公子公子悅賦
黃鸞兒贈之或云鸞啼序晚頗狎雪衣女勝妒之曰
兒巧言益武墨也公子戲語勝人言倉庚療妒乃無
驗耶遣女歸隴西同入委羽山尸解去子孫仍居柳
州紹其衣不變唐時有豪客者憤李十郎薄情挾而

致之霍小玉猶有公子概云

俞明經傳

往在錢唐交俞璩伯季璉兄弟得識其尊人明經君
今年春君歿季璉屬余爲傳夫闡幽搜佚史職也君
純孝不讓古人余何容辭乃爲著其大者君諱文輝
字天杼號木公先世汴人宋御醫明善公扈蹕南渡
因家焉父諱起蛟以明經仕魯王府長史殉難死載
明史忠義傳娶陳宜人生二子君其長也少聰敏至
性過人七歲祖歿哀毀如成人祖母病君從塾歸侍
牀側扶持臥起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前諸生崇禎
癸酉長史之魯任君留肄業每歲試畢走省父母以

爲常壬午冬大兵圍兗州君適至長史佐王城守聞陳宜人北上命君馳止之宜人泣謂君曰汝父烈士必殉國汝毋從死汝死則父骨不得歸矣君痛哭辭行至滕縣民遮道請勿往君泣曰吾非不知城旦夕且破然父有難子不赴於理安乎趣駕行詰旦抵城下長史守北門滋陽令郝芳聲守東門君呼曰我長史子也郝遣人以聞長史曰城閉矣不得開爲謝郝公吾子入當戮以殉君哭拜城下願入一見父死無恨郝爲力請乃畚而上伏地哭不能起長史叱之命御弓矢雜將士守陴十二月六日圍益急援兵不至

長史度不能守馳訣王復語君曰城破我不顧汝矣
某曰已遣汝出圍城何復來求死我食王祿分也汝
何辜帥麾下奮勇登城夜半城陷長史巷戰入護王
君中流矢墮馬被擒繫營中守者偉其貌許活之縛
入城者五皆得不死十七日師還其人曰吾可爲汝
計矣營側積薪高三四丈令君匿其中戒勿動時大
雨雪聞斫殺乞命聲甚哀君蹲伏屏息明日乃出積
骸遍野城河水血凝結從人屍上行至御溝遇故舍
人唐賓詢父骸不得二十日舊隸徐德明逃歸乃曰
府君力盡不屈死矣因指死所血帽淋漓無完膚君

哀慟幾絕會中丞王公永吉兵至爲措棺殮數日乃畢君股創漸潰展轉苦由中明年正月鏃末微露始嚙出之蓋鏃在股內者二十五日然卒不死人以其孝感八月扶柩南還見宜人相抱哭宜人曰吾固知有今日然汝幸免收父骸豈非天乎君著灑血錄紀其事給諫魯應遴以長史殉節入告得贈諡祭葬如例血帽藏於匱忌日則陳以祭如是者四十餘年乙酉君貢成均廷試高等鼎革初奉宜人避亂超山寇至匿草間宜人問汝妻子安在對曰彼各有命勿憂也宜人曰父難惟汝今吾避亂亦惟汝言訖淚下不

數日遇盜行李俱盡自是家日貧初君在江南善沈水部將薦用君謝曰吾餘生也何敢望仕辭不出因更名緯賦詩以見志時杭初定東城舊宅皆爲兵據居民失業君率衆訴當事乃悉還民其逃亡丁糧陳汰之於是奉宜人歸故居宜人年六十七病篤刲臂肉以進卒不起君痛絕數次冬夏臥喪次蚊蚋風濕不顧期年始一出里每飯必哭奠夢中見母嗚咽達旦同里陳先生際叔來唁見君哀戚輒慘然去五年猶不茹葷人固勸之君曰吾母一日未葬吾忍食乎卒典所居營之懸父母像出入啓告飲食先嘗後薦

傳林齋集 卷一三
蓋書傳所紀諸孝行君兼有之可謂難矣家居輯宗
譜卹族姓課教子孫必以禮義待人極和有非禮相
干者正色叱之終身不談人隱微事所著書最富而
感應篇註尤備自遭父難手顫不能作字又哭母幾
盲至是註感應經燈下輒作細楷人皆異之晚自號
松道人擬撰孝經廣註未成卒年七十有五娶楊孺
人子二長美英卽璫伯次珮卽季璉皆以文行名於
時

注母程太君傳

余與注子鐘如同舉癸卯賢書又同官于朝鐘如
假歸余爲文送之深羨其庭闈聚慶之樂余試蜀南
旋便道拜母堂下竊嘆太君生平荼苦今齒登八十
鐘如方典銓旦晚內擢所以報母者未有艾乃客從
新安來則太君歿矣冬十月過海陽鐘如以狀屬余
爲傳曰知吾母者莫君若也余不敢辭太君姓程氏
前福建參政朝京公女孫也父諱有路生女五太君
最幼十七歸贈公少孤貧母憂孺人矢志撫育
太君繼任井曰不憚勞瘁或諷之曰若生貴胄何自

苦乃爾太君謝曰婦道如是吾敢自逸耶夏孺人歿哀慟盡禮與妯娌處無間言贈公旣輟儒業往來荆楚間太君獨綜家計嘗有貲藉舅氏權子母舅歿其家割產爲償太君憐之卒不問竟歸其券鐘如擬應邑試太君不可謂此中習俗移人兒當遠遊廣聞見於是贈公挈之往楚得補博士弟子丙戌應試歸贈公道病尋卒家益貧亥子間大饑太君拮据楮梧僅得存活然終無以自給不得已脫簪珥授鐘如曰汝素攻經業未嘗習生理顧困極矣坐而共斃孰若稍圖生息爲他日計鐘如泣受命乙未歸拜母壽太君

笑曰爾所爲舍儒服賈者貧故也今衣食粗足猶逐逐道途兒僅終身貿易中人乎丁酉鐘如復入江夏岸乃大喜曰差不負吾委曲苦心耳辛丑將往漢上召吳氏女諭曰吾此行俾汝兄潛心學業以需後舉三載當相見毋效孺子泣也比至鐘如方蹴屋授徒太君處之恬然江漢名士從鐘如往還者衆輒爲具酒食無倦容癸卯鐘如舉于楚咸知皆賀太君相持哭失聲悼贈公不及見十年來流離困苦得有今日也明年罷春官始奉太君歸前後適三載云庚戌鐘如成進士應內閣試高等除中書舍人太君遺書以

勤慎供職爲訓時大叅公後陵替日甚將毀故第他
售太君亟止之曰此吾祖守溫陵歸養時所構賜綵
堂也我實生長于此詎忍毀之乃償以值葺而居之
仍故額不易人謂太君賢能守先業且不忘舊焉鐘
如擢主政版曹晉天官尚書郎屢書迎養皆不赴辛
酉遇 覃恩贈公如子官封太君太宜人鐘如肅冠
帔歸覲甲子典試秦中事竣復星馳省候得秦碑壽
萱字摹歸懸之中堂爲太君八袞慶一時名人爲詩
歌美之丁卯春感微疾卒年八十有二子二長錞卽
鐘如見官文選郎中次錡生詳狀志不具述述其
大端如此

史氏曰余觀程太君其識過人遠矣當流離困苦之
際使終守故業豈有生理哉始之權宜以遂其生卒
之激厲以成其材一轉移間賢孝備矣語云有是母
乃有是子身受重封遐齡昌後宜哉

健松齋集卷之十四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行述

節孝行述

六世祖孝子公諱雲槐字國徵號慕庭先世系出唐
 玄英先生于始祖震四公由白雲源遷遂安進賢坊
 傳六世為元龍公南宋恩免進士仕本縣儒學教諭
 教諭公四傳為忠一公生四子其三為宗禮公又四
 傳為惟冕公是為公大父公父諱文謹世業農母獅
 山余氏其先人以事道荆南有異夢歸而母適誕因

名荆玉公生四歲文謹公歿母年二十餘由高曾以下五世鮮伯仲行家貧不自給或諷之嫁母撫公泣曰我無天有嬰兒在無生產有十指在且方氏止此六尺孤吾誓與共生死矣人聞其言而哀之時京絹例解本色有司督催孔亟里中婦多慵於機杼母勤敏早夜操作縑又精好役者倚賴之以是獲饘粥無缺公性孝居恒念父早逝母茹荼鞠育中夜號慟里隣皆太息有泣下者母病劇割股救療疾得旋愈先是公祖惟冕公出嗣從父永粲粲後有子命冕公歸予金家隴地四畝母指曰此先業也盍耕之時弟雲

桂早天公偉幹多膂力自家達田所十里許曉起操耒耜出城東門躬自耕播夕則負束薪供母爨如是以為常所獲輒倍比壯母為聘於任任夫人亦勤謹當姑意公得盡力生產家業稍稍振嘉靖十八年大饑公積穀得百餘石族豪破廩斂之公扶母踉蹌往視至則無粒遺矣母大忿惜公跪曰饑不常有母幸康歲不足殺我也無何浙東西以剽奪聞詔巡按御史所在治之豪大懼夜叩戶立券為償公盡揮去曰痛已往矣母苦節五十七年病且卒公哀毀踰禮任孺人初舉二女未有子族豪復覲覲雲桂公繼嗣公

涕泣忍之禱於白嶽未及艾連舉三丈夫子時冕公
謹公兩世殯金家隴或言其地可備窀穸乃躬畚鍤
負土壘石爲墳墓公藏亦預營以耐治墓碑斲石甚
備復構堂楹爲祭祀讌會地前營一坊邑令周公恪
旌曰節孝之門公生平教子悉以孝義季子見泉公
始補博士弟子公年七十冢孫直完公垂髫冠童子
試邑令吳公撝謙爲聘王廣文孫女采幣陸離皆令
爲代致一時榮之卽先大父閣學公母王夫人也季
君偕直完公掖公謁謝體昂直不能曲跽吳公扶而
慰之舉鄉飲賓以病謹拜盛典於家卒年七十有三

凡三男二女五孫子姓繁衍今且百餘人公純孝出
於天性剛方質直爲閭里所推自其失怙時宗禮公
後不絕者如綫母忍死撫孤得成立晚年遂致充裕
中間族豪墨吏眈眈几上肉然卒昌孫子拓田廬以
貽後世不可謂非天也今里中談先德必稱余孺人
及公節孝傳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公嗚嗚號慟七十
載如一日自號慕庭或亦孺慕之意乎節孝墓在城
東十里舖卽金家隴前此無立錐地使冕公不出嗣
永榮公永榮公終無子則冕公不復歸安得此四畝
冢地是又有天焉非偶然也公生弘治壬戌詎今百

七十餘年雖學博楊公大韶志其墓而家傳未備敢述所聞冀大人先生採擇焉公不勝禮也

東十里餘山金家園前此無立於此於高公不出國
鍾敬二日自謝慕與衣謝慕之意平請李臺五姓
又公許李君曰大幸殊良慕文掛公知恩謝四十
領勞身不可階非天出今里中荷共謝必爾余壽人
中問然
餘亦
城
八二

見南公行述

高祖諱應庶字星會號見南父孝子慕庭公母任孺人禱於白嶽有異夢方艾連舉丈夫子三感玄帝所錫皆以玄命名公初名玄應後改今名孝子公冢嗣也孝子公家故貧自節母余太孺人十指拮据又躬藝田負薪治家人產晚乃構廬舍拓田莊孝子公不能通理公獨任之家業益駸駸起娶珠淵余夫人生子直完公岐嶷端重儼然如成人公益好行其德先是孝子公爲族豪齟齬奸胥墨吏眈眈未嘗志明制良家子容止端肅才識通敏者例得推擇爲府縣吏

公乃補邑刑曹掾滌獄具恤繫囚凡可爲人地者輒委曲營解然不使人知曰德莫大於陰以此博閭里名非吾志也念家世寒素雖數舉明經未以科第顯竭力持戶而以勤學勉二弟季弟補博士弟子以直完公屬之孝子公旣老命析箸公性豪舉向時操家政固不爲私蓄別產後益好施予余夫人簪珥時時質市中嘗微諷之曰獨不能治生爲後嗣乎公笑曰吾止一子當大吾宗吾揮金不惜正以爲此子也在刑曹數年考滿當赴選中道驟雨主僕相失憊甚遂不復求仕時直完公舉先閣學已七齡公每撫摩之

曰楚楚可見文名當不遜汝也年甫及艾無疾而逝余夫人亦尋卒公性伉直人有過正色折之小不平輒慷慨論列務得其曲直與人交無城府有所喜不難傾橐以贈而當其拂意時揮案而起杯盤委頓勿顧余夫人以柔承之曲意調攝族戚得無間言當時謂公以俠聞不詭於義夫人以順著能襄其成蓋實錄云公以順治六年合葬二都洪澗村去節孝墓二里志銘未具敬述其大端冀大人君子一言勒之貞珉感且不朽

直完公行述

曾祖直完公諱可正字允中號直完學者稱直完先生節婦余孺人曾孫孝子慕庭公冢孫也父贈大學士諱應庶母珠淵余夫人公生而穎悟比長通五經諸書尤精於易年十二就童子試時邑令吳公擣謙以易學名江西謁選後道出桐城邑人王公銓爲桐城訓導治餞皖江以女孫爲托蓋王夫人生有異徵不欲輕字人也吳公下車得公及余公應詔奇之目爲雙璧然方生福較厚以王女許字焉余後領順天解早卒人謂吳神鑑云萬曆丙子擢博士弟子冠軍

時同邑毛光祿一公尚在諸生善談易公從之盡得其學明年紫溪蘇公濬視學兩浙首重易盡屏諸家訓詁公奏論閎深奧衍發先後天之祕紫溪大稱賞自是以易授里中執經問業者歲數十人公於易無所不究精心圖象鈎析卦爻多前人所未發門人余叔純尤得其傳所著周易讀爲學者宗尚其他以易得舉毛司馬以下又十數人公獨數奇不遇晚年益精義蘊擁臯而談風發泉涌識者謂公作止語默皆易非獨語言文字也戊子連丁贈公余夫人憂壬辰王夫人繼卒時閣學公生八齡公不欲委之俗師躬

自督課夜則晝被口授嘗夜分命講易義偶失對公怒起操大杖逐之閣學公走匿牀下公從弟署丞君跪請曰兒善屬文盍聽爲文自贖命授題立成七言公燈下微粲乃得解壬子閣學公舉鄉試公復下第歎曰吾學易三十年不獲用於世今且在汝天不負節孝其益勉之先世自元龍公以恩免爲儒學教諭至曾孫以忠以德兩公各四子支系繁衍散處至不相辨識公曰吾責也醜金建祖祠堂楹几筵悉遵典制立宗法撰家訓敦詩說禮族人始知親睦乙卯以明經歲薦己未授桐鄉訓導捐俸葺學宮修建孔子

廟堂嚴課校却例金士有冤抑白守令立伸之時桐鄉令張定志與閣學公同舉南宮執禮謹甚好事者以竿牘請公怒曰暮夜金何爲及我居桐五載兩臺交章論薦陞福建壽寧知縣壽寧在萬山中文治簡陋公首闢延賓館集諸生問難又建壩吳方拔寒士許覲俾與棘闈邑童子觀闈自此始平市值斥蠹胥吏盜帑金立抵於法臣族奪民妻論還民夏秋稅糧聽民自交兌里胥不得上下其手甲子議調繁松溪公已得疾力辭不待報徑歸抵家甫旬日閣學公典湖廣試便道省覲兼程拜榻前公起坐詢楚闈事時

魏忠賢擅政閣學公發泰交策推易上下志同之義論刺時政語極切直公讀之點首曰汝言人所不敢言是可報天子不負吾學矣已復曰非試命汝不出都非楚還汝不歸里父子會聚皆天也曉起猶以易學場子孫至暮溘然而逝公性謹厚規範峻整與人交和易誠恪嘗瞑目危坐言不及褻服其教者謂藹然春風中人自不敢犯今里中易學率本公教遞相授受故遂安易爲最盛所著大易全解五經纂史斷節錄諸書藏於家崇禎中祀桐鄉壽寧名宦郡邑鄉賢公歿之歲仲子文學公赴省試禱夢于忠肅祠忠

蕭授以周易上下篇寤而異之是冬公卒壽六十五
適盡易數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下', '公', '孫', '直', '完']

閣學公行述

大父閣學公諱逢年字書田孝子公曾孫直完公長
子也母王夫人早卒公年八歲從直完公受家學毛
明經一選見而奇之以姪許字焉直完公庭訓重經
義戒不得芻蕘公夜篝燈取諸子百家伏讀之遂博
通今古年十四補府學弟子員與同邑汪公喬年齊
名邑令韓晟好士荆獅山書院延公父子及汪公歲
時講論家貧不能具舟楫每試輒草履往返四五百
里比歸已首錄矣萬曆四十年舉於鄉主考上饒鄭
公以偉襄垣李公瑾皆當時人望雅重公以學行相

砥礪天啓二年成進士高陽孫公承宗爲讀卷官嘆曰端人正士也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在詞林矩度雍容文辭博雅大學士葉公向高韓公爨皆器重之爲延譽聲名大振四年授編修時太監魏忠賢竊政漸立威福廷臣交章論劾並不報諸大臣多引疾去公旣爲諸公引重常恨無言責不得盡言會奉命偕給事中章公允儒典湖廣鄉試首發策以上下泰交爲問舉漢常侍唐北司詆刺時政語極剴切有云天聽寢高中旨頻傳重臣乞身元輔予告言官重則削秩輕則奪俸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奧窔間一巨璫

大蠹乃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憲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動并部院卿寺擊之亦不動矣公疏勿省單疏勿省卽閣臣揭帖亦勿省矣甚且奪勳臣之精喉部郎之杖廡史未伸破柱之誅而長安大下搜亡之令夫天下之患莫大於版章未裂而人心先睽宇內豈無人寧有薄視士大夫而覓臯夔稷契於黃衣闔尹之流者一時傳誦稱快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時公已丁艱歸璫怒猶未已南御史希忠賢意疏論山東主考郝公土膏有旨公及章公等正副考官八人皆削職

爲民追奪誥命養馬當差御史劉廷佐論救亦奪二級當是時緹騎四出楊左諸公皆死公設重門置鳩以待會熹宗晏駕得免莊烈愍帝登極詔原官起用崇禎元年升左中允纂修神光熹三朝實錄先是崔魏用事編集三朝要典以私意誣詆士大夫無得免者實錄亦多類此帝旣毀要典命儒臣重加修定公持論公平人以是益稱之三年充經筵講官帝威嚴諸臣進講多失措公在講筵五年敷陳詳明帝每霽容諦聽四年陞左諭德會試同考取馬世奇楊以任項聲國詹爾選葉樹聲等楊項有盛名馬後殉國

爲諫者御史得人爲最盛九月武會試榜發有進士大謬帝亦聞武舉徐彥琦有膂力被放頗不考官楊世芳劉必達皆得罪命公及倪公元璐更公以時方需將帥舊制右文抑武乃奏允殿試臚如文制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六年以右庶子復主順天府鄉試公凡四典文武開留心人才麻城劉侗已黜落公閱其五策淵博亟收之劉以著述名德化文德翼負雋才辛未春試公力薦不可得置副榜文終身感泣曰公固古大臣憐才盛心也七年進南京國子監祭酒罷撥歷陋

規獎名士徐孚遠周立勳等明年升詹事府少詹事請假卜葬十年召爲禮部右侍郎署部事充纂修兩朝實錄玉牒副總裁實錄舊書周宗建死於獄公曰諸公抗節杖下不應書死以斃易死字他更定多類此皇太子冠充正使提調東宮講讀韓國公後裔李世選奉太祖手書求復封出內府御書讐校不類下詔獄公以其幼幽繫日久奏釋之十一年詔廷臣舉人才公卿多易子而薦公獨舉同邑汪公汪後歷三邊總制殉難襄城二月帝召對羣臣公言東南絹解累民卽如臣鄉原不產絲駁退卽家產蕩破請改折

便帝以絹供內用難之公頓首曰臣非敢徑請永折祇求暫折今歲駁回之絹庶稍甦民困又言人才必操守無玷事業乃有可觀因及民風士習數事帝領之語具經筵召對記六月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帝急於得人所向用多不循舊格同入閣者武陵楊公嗣昌歙縣程公國祥金谿蔡公國用黃縣范公復粹皆以外僚擢用而公獨起家翰林一時以爲異數公端重寡言雖渾然不露崖角然旣爲東林善類人多側目而程公復剛方寡合獨善公於是同官皆忌之會兵餉缺刑部贓罰多追比不前

給事中吳希哲彙叅帝怒以罪尚書劉公之鳳之鳳以人亡產盡積逋實不能完自請繫部獄吏希首輔意以其疏屬公公謂贓比未完株累久同瓜蔓之鳳老臣應從輕帝不悅不得已改擬戍復不聽乃具揭引罪奉旨冠帶閒住去公在政府僅七月務持大體而苦於掣肘不能有所施設又去非其罪時論惜之家居課子孫營先人墳墓躬自督視直完公資產推予二弟祇受祖產三之一以供享祀十七年愍帝殉國公詣杭州哭臨殉難小錄遺馬世奇姓名公嘆曰君常不死吾黨無人矣已索他本見之乃曰吾固知

君常必死也君常世奇字蓋忠孝大節師弟相信如此福王建號金陵復故官致仕公表謝馬士英方當國引用逆案諸人慮公等復用擬旨以先帝勵精圖治諸臣誤國遂搜大難隱咎從前政府於是留守南和伯方一元薦公及錢公士升何公吾騶先朝舊德皆不報 大兵下江浙公避地紹興善法寺復之餘姚徙天台九月卒於衢州事載 國史故友毛可仰收公骸 王令不得波累子弟乃奉喪歸公生平儉約家居出入徒步食不重味性至孝每念少失恃及直完公喪每祭必泣少時姊紫薇損已食食公遂病

祭死公終身莫祭爲文警拔有奇氣晚乃務爲博大
書法宗二王後更倣孫過庭所著有經筵講義制草
館課問劍學飲乳洞等刻行世雪滌齋文集若干卷
藏於家

祖母毛夫人行述

祖母夫人姓毛氏十一都人先世六代同居詔旌其
閭曰義門父諱一迷邑諸生夫人性寬仁端靜頗不
以才見族母章貞女未嫁守節居小樓獨引夫人同
臥起夫人年二十二始歸閣學公時王夫人已早卒
繼姑章太夫人頗嚴峻夫人以柔婉事之無忤色及
貴或有舉舊事問者夫人曰姑安得有此人言不可
信也太夫人耄夫人年亦踰七十生辰令節先期具
儀物必豐潔歲以爲常及卒悲涕不食其純孝如此
閣學公家故貧不給膏火夫人常嚴寒瞑坐及閣學

公成進士由詞林至政府先後十八年未嘗一詣京邸冠帔外衣麤食淡日以飼雞雛親澣濯爲事或諷之則曰吾無事獨坐藉消閒耳生平謙厚撫諸姬侍極慈愛一堂聚會若母女姨姒然篤於親族卽子孫女媳從未一呼名晚年子姓繁多每月詳識各誕辰雞黍頒賜無遺誤僮婢數百人視若子無輒詈嘗有育兒女者告之輒喜或死喪老疾哭之必哀夜則爲女童縫紉老且勿倦他女使至必命坐飲食之閣學公五典文武試門生故吏以事至趨拜堂下夫人匿不肯見且曰彼貴人吾何敢當耶性旣閒靜不與外事

閣學公忤璫削奪洎賜環晉秩穆然無喜愠七十後子若孫相繼叨科第以益務栽培爲勗耳目頗昏眊孫曾環繞多不復辨識以次撫摩十不失一辛亥正月望前一日偶感微疾余家自甲申寇亂室廬盡燬諸父昆弟散處城西南聞夫人病羣集榻前比明無少長皆至遂卒距生萬曆壬午享年九十里中咸謂夫人婦德備具所留貽至厚封崇一品壽至耄齡親觀子孫登仕籍爲浙東罕覩云

兩叔祖行述

文學公諱遠年字書玉直完公仲子閣學公異母弟也母章太夫人公早慧能文章閣學公亟稱之弱冠補縣學弟子員喜治家人生產不屑屑制舉業敝衣布履早夜計畫家日益裕閣學公歎曰吾弟殆無心仕進矣然自少多聞彊記閱古今書過目成誦年五十餘猶就試郡邸市時義數百首臥披之隨手棄去余偶叩所得公歷數某科何人何篇篇何句媿媿不失一字嘗避亂山中夜被盜以聞於官獲大盜數人不肯承公指盜物內裙曰某囊積處有補綴大小

高下悉如所言乃具伏如律尤善悟測謎射覆輒奇
中晚年墜廢壤爲圃雜植果蔬藥春時蔥蒨可喜
至秋實纍纍語人曰老圃不如也自奉至約饗客輒
豐潔家故蓄良藥酒鳧雉麋麋竹豚童魚之屬多非
常饌然亦不數款客也生平無求於人亦不樂與人
通余喪先母從公儻片地爲殯公笑曰汝乃用儻耶
余感之至今未敢忘也已酉公壽七十親族謀屏幃
爲祝公不悅曰今俗尚錦軸濫極矣吾老儒無功德
可稱必爲是是詈我也力謝免余賦詩美其讓乃謂
諸子曰是良知我命之并以題像辛亥夏大旱公

體豐不耐暑熱遂病暈數日卒年七十二娶王孺人
繼娶鄭孺人康熙十四年合葬石羊灣

題封公諱迓年字書衡直完公季子也少閣學公二
十八歲與文學公同出章太夫人文學謹朴務生產
公亢爽俊邁每非誚之好搜奇書交里中名士年及
三十始隸博士弟子豪於酒闌地城東南爲穆園時
花蓄朱魚引賓客歌妓飲其中酒酣謹呼謔浪或使
氣至罵坐御家人至嚴徐太宜人以下皆噤不敢出
聲僮婢有過笞責不少貸爲人排難解紛數語立決
重然諾揮金不啻糞土也明末天下大亂招致術數

材勇之士厚蓄之流離轉徙多得其力順治丁亥春
試茂才高等當是時家值多難里中擲掄百端見公
文章意氣始稍稍斂某翁治具飲公其族有忌者揚
言將辱公公知之獨詣其家反復誚讓其人氣奪不
敢出徐返索酒豪呼縱飲竟席而散公潛心制舉業
子侍講公猶年十五六躬自督課余兄弟嘗叩公經
義詞理簡切於大全諸書尤折衷不苟引滿縱談雄
豪固自若也辛卯侍講舉於鄉公卷亦被薦爲主司
所落捷至人謂必屬公不意其侍講也公慮侍講少
不更事僦車同北上明年侍講成進士選讀中祕書

公始歸與先伯父先府君及諸知交爲讌會日夕豪
飲丁酉之役侍講公坐事被逮尋卒公悲慟成疾旋
丁章太夫人艱又哭徐太宜人鬱鬱山居者數歲思
以酒自遣時時同故酒徒二三人携樽山莊野寺浮
白飛觴然不數行沉沉醉矣自是疾益劇戊申二月
卒年五十七公生平好學晚年課二孫節錄尚書毛
詩左傳國語諸書手自繕錄又取周易集註增損之
參以諸儒論說命余爲序今又十餘年矣公與先府
君生同庚於家庭中爲最厚公嚴惡先府君寬和多
所調劑侍講公變後不常入城市每過先府君輒留

飲無少間云配淳安徐太宜人性柔婉公之嚴曲意承順無忤色先公二年卒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成郊字稚官一字景問先大父閣學公仲子母毛夫人仁儉有厚德生府君兄弟三人伯父歲貢公題封文林郎諱成都叔父太學公諱成郊別有述府君孝友仁恕與物無忤里中稱長者事閣學公先意承順家有大小事召府君數言立解去內睦宗親外通賓客皆得其歡心閣學公之變府君適病亟眼睛走衢州省候不得從南向涕泣訃至時避亂蘭溪山中爲位伏而哭歲餘議迎喪田廬已盡苦無資府君粥已產先妣吳孺人脫衣簪爲助喪歸甲祭殯厝

之事悉端任之後議償田十畝府君不受悉勤入祠
供祀奉祖母夫人尤孝謹夫人有所需輒問府君嘗
解衣脫帽爲童兒戲夫人前或述里巷諸謔傳雜笑
夫人耄苦昏眊飲食起處躬自奉視生平篤於友愛
伯父性嚴重叔父剛直寡合府君以和劑之始終無
間言叔父嘗爲亂兵所留府君力疾驚起涕泗哽咽
兼結不能言久乃甦叔父尋亦得免康熙中與五叔
李廉君遊吳門五叔適危疾不食飲者旬餘舌毛長
寸許府君親視湯藥日取帛裹指拭口中指爲潰裂
五叔嘗曰微仲兄吾幾不生矣里中香河令姜公調

鼎少許可獨稱方仲君無媿真孝友云家居和易近
人人亦樂與親暱與人交無久暫親疎貴賤悉推以
誠家人有過責讓而已有佃田者煮糠覈爲稻以供
租旣去水流泛地或請訟於官府君笑曰彼冀重銖
兩耳不能再也卒不問家難時寄居某家某故府君
所庇者惑人言頗嫌見累府君立徙去僦民莊以居
某歿往哭之盡哀里中人求貸無不曲應後其人多
死或貧不能償取其券悉焚之凡四千餘金僧某募
建慈慧菴捐資首倡每歲葺橋梁施棺槨辛卯壬辰
間歲大饑府君貸粟爲粥糜餉餓者所全活甚衆顧

家漸中落出入每苦不給不孝赴舉府君典金獅墜
爲費及再被放自念蹇劣貽老人憂中夜與歎府君
聞而憫之癸卯舉於鄉府君歸自姑蘇舟人競賀徐
曰恐又入債叢耳蓋終身未嘗見喜怒焉性嗜酒能
日進數斗不擇酒不較量酒明買客田夫亦盡驩無
倦嘗獨行市上一村老謂曰公奚往家釀初熟能從
吾飲乎府君欣然歸取鮭菜荷葢行烈日中就其家
酣飲而歸出入不樂以人自隨午過必聚飲非城南
民家卽獅山石頂醉則容愈定無疾言放態然雖終
日飲實亦未嘗醉也爲文敏贍蚤歲餼郡庠未老投

牒棄去手錄格言盈帙刊布崇儉約戒食牛犬說陳
徵君模世語曰言雖通俗至理不可易也少時夢入
一古寺老僧目之曰頗記憶乎若本祚也因自號本
祚居士庚戌四月不孝入閩六月伯父病府君延醫
審視憂形詞色十六日從鄰翁小飲偶中寒越五日
卒於中庭年五十有九 覃恩敕贈文林郎翰林院
編修當疾革時諸孫侍謂引禩曰語汝父勉自立我
不能待也親朋環侍者百餘人舉舉之日奠祭盈道
路里隣號慟皆曰長者死矣不孝方客建寧忽中夜
躍起狂呼煩悶若不欲生同舍驚視莫敢問不孝惴

惴念府君明旦亟歸七晝夜馳千二百里而府君已
奄棄十日矣嗚呼慟哉不孝少失所恃幸府君偉貌
豐頤強健無疾病明年壽躋六十乃竟不能待不孝
既未盡奉養之義復未能拜受遺言親視含斂何容
苟延視息顧祖母夫人耄弟妹幼稚不敢以未了之
事貽恫九原又念府君幸生世胄孝友仁恕實爲閭
里所推是用枚淚撫陳仰冀一言光及泉壤不孝死
且不朽如謂夸言失實非不孝所敢出也

先母吳孺人行述

先母姓吳氏淳安太平鄉雲村人六世祖倬雲南按
察使高祖欽湖廣僉事祖一棧廣東副使並起家進
士而按察以征黑苗功配祀諸葛武侯廟父諱覲光
積學舉明經仕刑部主事娶方孺人生子四女二母
其長女也年十九歸先府君時閣學公官翰林府君
留治家政母性嚴肅毖飭內外惕然不敢犯督耕織
身自操作盡出簪珥治生產或諷之曰而翁方宦達
何必爾母太息曰人生惟勤儉所積乃可久富貴安
足恃耶及甲申後室廬貲產皆盡母所手置獨無恙

乃服母遠識云少警慧從諸兄涉書史喜觀列女傳
不孝兒時母指示某也賢某也孝歷歷能記憶也事
閣學公及毛夫人皆得其歡心土寇之變舉家散失
母獨奉夫人走田鄆村俄傳賊大索民家母徒步一
婢負夫人倉皇匿山谷中得免自是夫人常與母俱
無少間也不孝幼受書母督課最嚴每夜讀必遣人
覘之聞呶唔聲則大喜馳果餌相勞否則閉戶自責
跪請乃已不欲一日使廢學乙丙間天下大亂郡縣
皆集兵城守不孝年十餘偶與里中兒嬉戲爲戰陳
母聞撻之十已垂涕曰吾寧不知愛子顧吾爲汝家

婦止育汝一子不思讀書承先業乃從亡賴子游耶
言已泣數行下不孝自是下帷不敢出丙戌先府君
携家避亂衢婺間丁亥始歸寄外家時遭家多難母
日夕愁歎又連值災祲米粟多不繼以是漸衰瘁久
之得血疾醫藥舛誤疾乃日劇癸巳冬盜起常山開
化邑大震不孝奉母避村莊十二月疾甚亟歸不孝
侍榻前夜半呼曰吾生平無所苦獨恨未覩汝成名
及見孫耳汝勉之不孝哽咽不能對十有六日卒享
年四十三嗚呼慟哉母歿之三年長孫引禎生又八
年不孝舉於鄉今孫三曾孫四 覃恩贈孺人皆我

母意中事然已不及見矣夫風木之悲人子所同感
顧不孝少鮮兄弟一妹蚤殤昔人以杖之重輕驗親
力衰盛不孝以慈母爲嚴師音容杳渺垂三十年求
昔時一杖不可得豈獨祿養不逮爲憾哉向時草率
敘述兵火後久失其藁謹憶生平大端以志哀慕焉

伯父歲貢公行述

伯父歲貢公諱成都字稚華閣學公冢子也與先府
君叔父太學公同出毛夫人閣學公家故貧授徒爲
生公獨與母夫人俱敝衣蔬食寒夜至不能具篝火
及長豐偉有幹畧閣學公官京師公總家政米鹽凌
雜酬應賓客年二十餘始補邑博士弟子課兩兄最
嚴嘗曰仕宦家不及時訓督卽膏粱紈袴中之矣延
吾師余公養質晨夕課教凡十有四年公性嚴毅人
不敢干以私有不當正色叱之嘗夜行里中子弟及
僮奴輩嬉戲街市間望公燈影倉皇避匿至相傾跌

不暇顧以是愈嚴憚之崇禎中杭州營守備李某京
衛人罷官貧不能歸公憐之爲資給弁以二女謝公
却不受弁固請受其一公怒曰吾哀若貧今受女視
我何如人耶弁泣謝去公歸終身未嘗言也甲乙間
天下大亂閣學公避地台紹諸郡公往來隨侍閣學
公卒雖奉令不得波累子孫然籍產令下胥隸承牒
催督如風雨又人心險惡椰榆者萬端公以家督身
任之經營勞瘁歷五六年時邑人王某爲郡椽以事
奪公族兄可銓邸宅值數千金可銓訴於巡撫椽已
竄身撫標可銓亟投牒請下臬司鞫問乃具書其事

馳示家人以外緘屬公公不辭爲封識數日椽黨姚
某詢得之以告椽遂白巡撫坐可銓賄營而以知情
論公備極楚辱公不辨已驗內外書跡知公無與乃
得釋可銓卽今檢討韓祖也椽後事敗姚亦坐罪或
以舊鄰言公笑曰事往矣且彼業自受何用報爲人
皆服公雅量甲午長兄象琮舉明經辛卯仲兄象璜
中順天鄉試己亥成進士公始入城居經理舊業宗
祠燬廢垂五十年歲時饗祀主者祭於其家公會族
人醵金剏建立祭法辛丑歲貢一詣省試卽投牒歸
仲兄李荊州數遣使迎養公不赴曰古人有言維儉

可養廉吾方冀爲良吏乃以老人累汝耶甲辰東陽
詹氏爭訟出家譜首官譜中僞撰江東紳士序傳及
閣學公語多狂悖已入告下法司矣當事按籍責捕
羽檄飛馳人人惴恐公慨然曰吾昔遭家難備歷艱
險今事若此非安坐時也率諸子弟分道陳雪是月
爲公六十誕辰單舸就道已奉部議假冒悉置不問
事得寢自是優游里居重葺閣學公舊第與諸弟親
知爲宴會西園種竹數百竿牡丹桂各十許本花時
置酒極歡公素善飲然有節不亂每酒酣引滿數行
輒毅然起人不敢留客皆曰從先府君飲洗盞更酌

必盡醉乃已從公飲適可而止無酒過也少工書學
二王晚年喜爲人作書日作蠅頭細楷數幅語余曰
目力不用卽易昏吾久不屬書頗苦之久乃漸明故
樂此不疲耳庚戌春偕先府君徧遊諸山寺旬日而
返八月卒年六十六 覃恩題封文林郎江南合肥
縣知縣元配余孺人江西叅政諱焄孫女竹溪知縣
諱金垣女柔婉慈恕公之嚴多所調劑壬辰正月卒
年四十八子二卽兩兄也繼配鄭孺人生子二象玠
象珩

叔父太學公行述

叔父太學公諱成郊字稚莒閣學公第三子長身偉
幹少孤峭不屑與流俗伍年十四補邑諸生博涉諸
史及他書傳論古今成敗得失人物臧否具悉其本
末閣學公自南祭酒入爲少宗伯公侍京邸循例入
太學得習聞中朝掌故接賢士大夫所見日益廣閣
學公罷政歸公豪放自喜與里中少年日夕縱飲或
踞五獅山絕頂或泐文林湖中令童子浮杯水而啜
而飲之性剛直不能容人過見敗行飾詐者必唾之
或酒後拍案大罵聞者快焉族有豪奴數伐人家木

公廉得實一夕被酒遇於南城下叱之奴頗不遜公怒呼僮立捶殺之主者大恚憤然邑中人則歡呼相告曰三公子爲通邑除害矣旣而悔之深自檢飭甲申後益務爲謹朴盡變其少所爲凡交游宴會悉謝絕間有所赴酒三醖殺二簋束身緘口不復與戶外事亦不投公門一刺長吏過訪匿不見素不治生產閣學公盛時薄田不滿百畝患難中醫去過半安貧守約人更以端方稱之先師長子公暨毛祥符際可重公行先後延之署中公每事持正內外肅然仲兄李荊州復請主家政公敦尚儉嗇鮭菜酒脯皆有定

數兄以衣裘進受而藏之敝袍布履日手一卷坐內宅門無敢通一言者胥吏望見不知何許人已詢知公也乃大驚嘗慨葬師誤人專心堪輿家言少時踰江淮歷齊魯久留京師已復登太行入上黨泝舟黃河游大梁旋由彭蠡升大別盡江漢荆楚之勝最後省少弟六叔父於粵東遂泛洞庭度大庾嶺至於南海周覽南北大戒歸而益喜自負徧歷鄉邑相其先世丘墓以志驗因得縱觀諸家譜牒及棹枰碑碣考據前代職官鄉先達科貢始末手錄成帙癸丑余應郡邑聘修縣志請公同事補亡正謬皆舊志所未有

公之力也其論地理專重巒頭黜理氣謂巒頭爲體
體立而用自具一時形家無敢造門者至亦數語立
折去然所相擇率不愜意久復棄之晚乃卜北斗閣
奉祖父母歸藏焉余謁選入都尋奉命纂修明史
公貽書祖孫史官上游所僅見顧大典宜加慎季世
事尤難不可忽也家譜舊多散佚公殫心蒐輯三十
餘年以古系源遠不可考斷自震四公以下支分派
列犁然畢具命余撰次先世行實且曰韓忠獻祖父
誌銘不事誇張自足垂遠汝勉之余不敢辭謹述節
孝以下五世凡十篇附書郵寄公親加訂正間有指

拋無不精當生平落落少許可邑令周君光啓廉惠
得民心卒之日民號哭罷市公謂令良吏數十年所
未有書來屬余志其墓然實未嘗一識面也手鈔地
學諸書甚富釋其尤精者十種行世苦無資長兄刻
犀精先成公大喜命余爲序余久未得就及具藁上
而公已捐館矣時辛酉臘月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七
元配胡孺人甲子舉人諱文衡女性端靜事毛夫人
至孝謹織紵操作日無虛晷年四十卒繼配范孺人
亦前卒子二象敬元配出象琛繼出女四人公幼敏
悟凡圍棋蹴鞠相人寫真挽弓馳馬之事無不能爲

文清簡有雋氣然未嘗輕命筆偶爾記事或作小尺牘言不煩而意盡乙卯丙辰間避亂錢唐余與諸子約爲古文辭公深加稱許每脫藁輒細楷手錄書法學顏魯公間倣張芝索靖晚益工其寄京諸牘手書精整至老無懈筆云

亡室吳孺人行述

余年二十喪先妣孺人甫釋褐先府君見背筑筮一身所爲經營佐理無內顧憂者以吾妻吳孺人在耳孺人之來京師也流離烽火無家可歸又念余善病飲食啓處不欲委之僮僕故遠隨邸舍一官未就鬱鬱食貧者三年去年夏蒙恩濫竽史館意稍圖報稱歸隱鹿門嗚呼何期今日遂成永隔哉安仁哀逝奉倩神傷伉儷之私何敢辱大人先生聽聞惟是婦言婦行實有不忍湮沒者是用枚淚述其大畧焉吳於淳安爲著姓父郡庠君諱達觀先妣同母兄也娶

賢溪方太孺人生五子及孺人兄家駿弟家容皆有
名庠序而宏與余同登癸卯賢書賓中戊午鄉試克
世其家孺人生而端重不好嬉戲刑部公奇之曰是
兒有志行惜乎女也年十八歸余時先祖母毛夫人
耄孺人先意承順能得其歡心明年吾母病屬孺人
以家政柵內外井井整肅母病困不食孺人徧市甘
旨中宵露立牖下伺食竟乃歸或笑之曰何嚴憚乃
爾孺人曰婦畏姑奚笑耶先母歿事繼母余太孺人
益謹嘗慮語言小失矢於神深自檢飭母亦倚重之
無間言庚戌夏先府君寢疾余適阻建寧孺人碎肉

糜和粥以進府君甘之顧孺人淚下及卒孺人率孫
引禩執大事或謂府君體豐不宜暑議三日移殯於
外孺人慟哭持不可曰翁幸有子成進士奈何未成
服遽委荒野甲寅寇變余携家西泠叔父太學君困
頓山谷中孺人謂余曰翁兄弟獨叔翁存耳風聲鶴
唳半菽不得飽盍迎之至則親視庖殮卽鮭菜亦務
整潔嘗曰吾嘗奉塾師饗賓客不敢草草治具况尊
者乎垂一載無倦容其孝親敬長類如此余丁酉庚
子兩罷秋闈孺人簪珥之屬典質畧盡時諸父諸兄
皆先後獲雋余獨數奇人或慢易之孺人恚曰細人

無知吾夫子豈青衿老者歸則益相勸勉或有他嬉
遊輒正色規阻癸卯秋試出衣飾佐道理費捷至孺
人不色喜徐曰稍可吐生平耳余嘗病疽狂躁不得
寢孺人引燭視之紅暈浹背乃大驚禱於天願減年
瘥病者禱畢余已熟寐矣詰旦腫去表叔毛君枝南
曰一念之感神速乃如此是二事余嘗念之不忍忘
也平居課諸子嚴每文藝見稱師友則大喜稍不若
輒引咎自責待人務勉以謙抑曰處地既高孰敢輕
汝顧汝輩不善下耳四叔母病革無子議以三弟象
瑄爲後余太孺人難之孺人進曰審如是鬼其餒矣

夫姑所不決者慮小叔出嗣無恒業且本宗資產復
無與耳第從之均若產母慮也太孺人喜以告先府
君議遂定蓋一言決大計非尋常巾幗所及也怕勤
儉督耕課織無虛晷豚彘雞鶩之屬亦躬自經理衣
必數澣敝則縫緝以禦冬而賑貧給難不惜倒篋予
之鄰比胡生貸孺人粟計子母且十石貧不能償孺
人召其妻問故立取券畀之胡十五者家貧鬻其妻
已受直矣中夜哭別孺人聞之亟予粟三石且曰慎
毋出妻有不給當以告我十五拜且泣旦詣還之則
娶者已在途族衆謝之曰賴方夫人賜不鬻妻矣其

人亦感歎而去是時余客會城及歸以語余余曰善
事也汝能之吾滋慰矣他如施棺賑粥多此類顧性
下急不能容人過人有失怒形於色事過輒已有不
平反復爭論必得其曲直又好操作故往往善病家
居田廬稍適自來京師跼踖拮据極生平所未有十
一月遂患血疾力不能多致參藥今年春漸劇余咨
嗟不樂孺人曰君奉

天子命修史儒臣職掌惟此奈何以婦人病誤千秋
大事三月病甚遺命諸子讀書修行兄弟親睦毋爲
父母羞四月復起眎家事五月十九日疾大作遂不

能支生平奉準提白衣經咒甚虔屬纊之頃指語余
曰佛菩薩去矣問以他事無所言孺人初不知書丙
午後始稍稍學習性通悟遂能稽簿籍及他書卷尤
精女工少時取髮縷劈之爲山水人物細巧如畫閨
閣中爭寶之孺人生壬申年五月二十四日午時卒
庚申年五月二十八日戌時享年四十九明年 覃
恩贈孺人子三引禎引禊引禕孫繩武纘武繼武振
武憶四月二十六日孺人方病起得次兒汴中書知
已成婚午餘家報至大兒舉次孫三兒補博士弟子
錢唐洪昉思作三慶詞爲壽或有以全福稱孺人者

便松齋集 卷十四
孺人謝曰是何敢輕言賴天地祖宗之靈他日歸老
故園白首相依子姓無恙差可自慰耳其言卑遜近
理不謂其遂不永也今遺挂在壁撫事悽心語無倫
次曩時述先府君行實不敢一字浮誇死吾父於地
下其敢諛婦重增罪戾大人先生憐而察之感且不
朽

亡仲子行述

仲子引禩字奕昭小字台孫生而穎慧豐頤廣額步
趨如成人六歲就外傅書一過成誦嘗與三兒同就
姜表弟受古文姜子愛之曰授二子書如噉生梨鬆
脆爽人余爲求婚於同學毛子會侯毛子賞其文曰
神韻高秀如玉山上行快壻也好讀通鑑及他書傳
每余與毛子談詩文學故聽之忘倦以是多知古今
事入都學爲詩楚楚多秀句性至孝能曲體父母意
母病或恚怒輒歔皇涕泗母哭亦哭母不食亦不食
跪請進匕箸乃已每出遊得佳果必袖歸奉母父母

最憐愛之與兄弟處和顏怡色至辨論文藝有不合
反復未嘗屈也素善病三四歲時患滯下肛脫服葭
數斤始愈體益弱不耐勞已未秋遣大兒三兒歸就
試兒獨留侍庚申上元日例許都人入禁城觀白塢
梅檀諸寺兒往遊倦且餒市餅餌食之遂病脾漸羸
瘦三月母病劇兒泣禱於神者旬日一日請於余曰
母疾甚矣佛事虛文耳卽厚饗祀誰啖之計惟得美
木差慰人子心願父官貧安能辦此兒請獨任之馳
貸於婦翁倘憐而許之乎言已哭失聲會病間乃止
四月母病起謀爲娶婦代家政告毛子毛子自汴遣

人來迎兒躊躇不欲行母慰而遣之時尚健馳馬出
都門顧塗遠憊頓又重念母婚後病遂日劇五月母
歿余馳召之但云母病念兒而陰以實白毛子毛子
曰瘠病如此使復聞母訃是速之也且母喪業不及
視含殮祕不使聞爲好語慰之兒得書泣曰常時吾
父書必詳述母病狀今僅曰如前得無事已變姑安
我乎益號慟不食疾轉劇奉書於余有曰母病幸瘥
當俟稍健否則力疾就道古人有殺身以爲親者兒
豈不能耶余讀之惡其不祥不數日凶問至矣嗚呼
慟哉時大兒奔喪自浙至相抱哭柩前聞兒訃又相

抱哭夫兒雖質弱多病然神氣未減汴梁之行意早
竣婚事佳兒佳婦歸慰病人耳誰謂生離遂成死別
既哭婦復哭兒天之降罰至此極哉諸子皆以不得
送母爲憾而兒最篤孝展轉悲憶且不知母死信而
遂死九泉乍見其爲慘切何如也嗚呼慟哉兒生壬
寅九月初七日卒庚申八月十九日年僅十九婦毛
氏幼服庭訓通書知大義兒病奉湯藥親濯澣數月
不解帶兒歿數求死乳媪守之不能得今年三月夜
自投樓下幾死得復甦嗟乎生兒娶婦乃至以節烈
見豈家門幸事乎附記於此放筆一慟

健松齋集卷之十五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碑記

重修方氏始祖漢黟縣侯儲公廟碑記

凡世家巨族傳世久遠其祖若宗必有功德卓然可
垂於後故歷久而彌盛所謂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
有本源也吾家世望河南由周之元老而遷歛東鄉
則自漢長史絃絃之孫諱儲仕漢爲太常有功德今
江以南諸方所祖黟縣侯是也公自舉直言極諫所
至以明斷著稱其忠孝大節生死不二後人不知大

義顧取所傳諸神異事競稱曰仙翁而公之生平功德反泯沒不彰愚竊怪之嘗思搜輯碑乘及他傳記撰爲行實會新安諸宗修公祠廟成屬象瑛爲記因考據而論定之公諱儲字聖公或曰聖明祖紘大司馬長史王莽亂避地江左家歙之東鄉父雄建武中官西河守生三子兄儕南部太守弟儼丹陽太守其剛果皆類公公少失父事母至孝長而博洽治孟喜易精天文讖緯之學所言多奇驗章帝建初五年二月朔日食詔舉直言極諫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丹陽太守周歆乃舉公公對策極言天降災咎各以類

應因指切時事有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愒慢又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菑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又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地動土漏言皆剴切帝嘉其直除郎中召見詔郎能文居左武居右公獨位中曰臣文武兼備惟所用帝以亂絲使理公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帝益奇之尋有詔直言士皆補外官乃以爲句章令民有亡田器者詣公訴公已

預知盜主名立使人召之盜駭服人以為神六年遷
阜陵令七年再遷陽翟令遭母喪親負土為墳墓哀
毀踰禮服闋猶不忍除有鳳凰白兔之異元和元年
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舉孝廉賢良方正對策復第
一拜博士遷議郎尋為洛陽令尚書張林嫉之教功
曹殺人夜寘寺門以誣公公又預知功曹所為遣卒
責捕功曹叩頭服罪請勿坐老母公許之母竟不坐
四年拜太常和帝永和五年郊祀公言天且有變宜
更擇吉帝不從已而風日和暘郊還責其欺罔公曰
臣推步萌兆天降有咎不敢不言今咎時且至願亟

還使者去公歎曰為人臣蒙不忠之名奈何愛死飲
醜而卒須臾雨雹如斗死者千計帝大驚召公公已
死贈尚書令封黠縣侯詔護其喪還葬歛公生平見
於唐左臺御史張文成碑及宋李孝光傳裔孫回廟
記大畧如此其中亦有乘鶴省母喪還惟隻履之說
然事頗不經且非公所重故不具述大要公之為人
孝於事母忠於事君其學以易為宗引義盡言明敏
善斷其歿也以死明不欺所謂成仁取義自非劉向
郎顛輩所能及乃史官不為立傳其言畧具梁劉昭
補注後漢五行志中於是世人不得其本末徒見公

言動不常輒以爲仙去夫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
公忠孝大節章章如此生爲烈士死爲明神亦何足
怪卽謂公果有道術彼顏真卿李泌世未嘗不傳爲
尸解究之兩公建豎卒不在此况公功德茂隆其剛
大之氣塞乎天地固有歷千百世而不替者哉然則
子孫推美其祖宗其輕重本末蓋必有在矣公墓在
淳安縣學前卽歛東鄉境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
宋明帝遣鍾離景耀以大牢致祭贈龍驤將軍開國
公政和中父老言其靈異賜廟額曰真應在今柳亭
山明萬曆間爲僧所據宗老刑部尚書弘靜等訟於
官始復祠顧歲久傾圮康熙八年裔孫儒蕙紹堯輩
倡議修葺翼然還舊觀象瑛羈滯京邸未得瞻拜祠
下今年夏族姪兆儀致諸宗人之意因舉其大者以
告後人推揚祖德或亦公所樂聞也其諸派輸助名
氏詳載碑陰俾後世知所考焉

遂安縣重建孔子廟碑記

孔子廟祀徧天下所以尊師重道使人興起教化也顧琳宮梵宇往往金碧輝映而聖人之宮反傾圯剝落見者太息是豈吾儒之教不若二氏哉尊師重道之心不勝其求福避禍之念而身任教化者未能見乎其大也遂安僻處上游文風夙著兩浙甲寅之變文廟傾頽兩廡鞠爲茂草十年來未有過而問焉者何侯下車卽捐俸重建議者謂遂當兵火之後瘡痍未起侯清操惠政出入尚苦不給今土木遽興卽不費民間絲粟然歲俸無幾紳士輸助亦有限何能鳩

工庀材訖告成事乃侯顧切切焉以治廟爲急豈好
勞哉夫學所以廣教而廟者興起觀感之地也今
國家正學修明淫邪屏息
皇上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頒行學宮復親製
碑文所以教天下者至矣一時蒸蒸向風度無不修
舉典章增崇廟貌遂爲文獻之邦乃聖人之宮蕪廢
不治何以仰副德意使民興行侯不憚竭蹶而經營
之蓋誠見夫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意與郡國長吏與起教化之方
其化民成俗者必本乎此所謂見乎其大而非有所
冀倖於其間也卽以世情論之曩時文教蔚興科第
相望喪亂以來士之罷秋闈者十餘年矣今甫落成
而毛生超倫哀然秋薦抑何捷也意賢大夫舉事其
初造之誠固有與氣運相感召者歟傳曰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遂之當修舉者多矣繼自今士氣昌明民
情悅豫春秋釋奠之餘若倉廩若社學若使署若寅
賓館次第興復以備凶荒以修禮讓以安使節以接
賢士大夫先其大者而餘乃徐及焉然則侯之大有
造於遂豈直一時一事已哉教成而道尊化行而俗
美以治天下可矣侯諱偉號五峯關東人是役也學

博嘉善支君隆求寧海張君天佐協心經畫邑諸生
汪可珍方成懃勤勞襄事例得并書

開化縣重建先師廟碑記

開化縣學舊在起鳳門內萬曆中邑令蘇公瑄善堪
輿家言乃遷望極門外鍾山之陽山水環繞規制弘
壯鼎革來漸就傾圮雖屢經修葺訖未竣事康熙戊
午山陰姚君來主學事謀於邑大夫崔侯華吉侯祥
先後踵修駸駸返舊觀矣壬戌五月大水垣宇崩頽
椽瓦盡沒君方上春官司訓沈君德涓手出聖賢主
于波濤中君歸哭語沈君曰殆吾二人不職所致耶
何斯文之厄也時屆春祭乃修築明倫堂爲釋菜地
明年吉侯以老去嵩州董侯下車毅然任之于是君

捐貲首倡士皆樂助擇文學十人董其事會邑民方
漢等輸巨木數十株遂鳩工庀材越歲而告成諸生
汪子巖叟輩貽書屬予記其事竊惟 國家定制自
邦畿以逮郡邑得通祀者惟社稷與孔子顧社稷壇
而不屋歲時報祀而已孔子則宮牆廟貌千古常新
所以尊師重道化民成俗也然歲月浸久不能無頽
廢自非賢師帥時取更新之固未能使人觀感而興
起也今

天子雅意右文黜邪崇正前年 駕幸魯躬祀先師
于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頒賜學宮復 製碑文勒

石金聲門右一時庠序承風無不倡率更新以副

聖化開邑介萬山中夙稱文獻名區乃聖人之宮委
之狂瀾其何以化民成俗俾知尊師重道之意侯與
君不憚經營而拮据焉可謂知所務矣吾聞之創始
難舉廢更難葢締造之始協心積慮工力畢萃故一
舉而功易集若頽廢剝落之餘事起倉卒謀未僉同
卽憑高而呼而昏墊餘生未有不廢然返者今學之
建也侯主之君任之邑士民共成之圯者以正廢者
以興可不謂尤難歟夫學者教育人材之地也曩時
卜遷之役大司空汪公中丞徐公聯鑣繼起爲時名

卿今士風猶昔而秋闈罷舉至三十年振而興之不
重賴于今日乎聞工竣之日 御書適頒邑人欣欣
嘆爲盛事繼自今諷詠絃歌復臻昔日之盛則侯與
君之有造于士也大矣古者政教同原故官之爲令
教之爲師所謂德行道藝皆政比閭族黨皆教也侯
方以教養斯民爲己任而君近且報最擢尹黔之安
化矣六儒與吏無異道也當其爲師也典學興行淑
斯人下三物六行之內則其爲令也遂其生復其性
使窮荒深箐之氓去其頑獷以若干仁義固有不外
此而他求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養之澤

又豈止姑篋一方已哉余忝隣封喜侯倡率之誠若
任事之力諸生邑人贊襄輸助之義于尊師重道造
育人才均有賴焉因書此報之後人從事于斯當亦
有觀感而興起者矣侯諱鐸河南嵩縣人戊子舉人
君諱夔浙江山陰人甲午舉人

墓誌銘

富順知縣劬菴余公墓志銘

里中劬菴余公舉進士宰一邑明末歸里杜門者三十五年康熙丁巳春余來京師過公爲別公年八十八餘飲啖笑談若五十許人去秋馳書通問則公捐館舍數月矣公子中恬輩與兒子引禎同筆硯屬余志墓余弗文誠不敢任顧老成凋謝吾黨所傷乃爲公志其大端焉按狀公姓余氏諱國禎字瑞人號劬菴邑西南儒洪里人祖志寵父登瀛皆隱德不仕公生而岐嶷六歲能屬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時故總督

汪公喬年倡明易學公負笈往從獨得其祕自是文
名藉甚試輒冠多士執經受易者戶常滿天啓甲子
毛司馬開府三吳延公幕府公自授經論文外未嘗
一言及公事司馬深重之崇禎改元詔郡國舉明經
公以貢入南雍癸酉舉應天府鄉試受知於故相國
蔣公德璟庚辰成進士復出蒲州李學士紹賢之門
兩公皆當時人望士類榮之明年授四川富順知縣
富故巖邑豪強積胥相倚爲奸利公至抑豪猾清積
逋招集流移吏不得上下其手壬午分校得知名士
七人時張獻忠將窺蜀徵兵措餉民不得休息而夫

馬戶累民尤甚公多方軫恤郡守丁汝驥貽書曰愛
惜貧民一念天地鬼神將憐之况人乎蓋公之治縣
如此然寇叢於疆民困日甚汪公殉難襄城公知時
不可爲益無心仕進矣癸未入覲便道還里自後遂
不復仕家居著書自適順治初縣大夫延公鄉飲賓
公投牒謝曰某民也得安耕鑿於聖世足矣其敢干
大禮絕跡公庭歲時一投刺而已今
天子命儒臣纂修明史博採山林文學之士與前代
遺獻備史館誠得公數輩必能網羅故典以裨信史
予方擬就公訪之而惜乎公已亡也生平澹泊勤苦

茹蔬食糲冠履敝盡不棄裋褐屢澣未嘗更跋涉道塗間以一童自隨或以從大夫後諷者公笑而謝之性嗜學既老猶執卷向日影中日枯制義課諸子掀髯笑曰使吾復應童子試寧不當芥拾青紫耶乙未冬盜起常山開化躡邑境公爲所掠羈繫兩月餘得脫歸適屆六袞自是益齋心却世事然喜稱人善毛祥符際可方垂髫亟爲延譽子壻章進士振萼孫壻家明經姪儒林皆童年自擇人服其鑿諸子負才好學令徧交諸文士常以文謁余余遜謝公曰君方引掖後進奚辭焉辛亥之秋余以邑稅政厲民集同志

條列利病得請歲省脂膏二萬金公時年七十六矣與議亡倦容或勸之稍休公執余手曰吾老矣得君輩嘉惠閭里心樂之不疲也益相引重如此而今已矣公生萬曆丙申十二月卒康熙己未三月壽八十九有四元配陳繼任繼陳皆前卒子四人中恂增廣生娶余姊先伯父歲貢公女也前公一年卒中恬中悆中慎俱廩生女三人孫五人中恬等將以年月日葬公某所銘曰

繫誰幽宮曰前進士少爲文人壯爲循吏及其老也潛德不仕克儉克勤以明厥志考卜於斯山川所萃

宜爾子孫式承弗墜

文學王公墓志銘

康熙癸卯秋余與王君行健同舉于鄉時君以文名
二十餘年矣顧屢困公車癸丑就廣文試第一己未
來京師屬余爲文志其先太翁墓余適候 御試未
遑頃濫竽史館念君之托久未能應且闡揚幽隱史
職也何敢以不文辭按狀翁諱一敬字長輿號兼山
世居淳安東之富德源先世景清公以明經仕福州
經歷數傳生鏜明萬曆元年恩選常以尚書擬冠浙
闈累于舉主僅得副浙有副榜自此始鏜生子四季
曰良猷則翁父也翁生而穎悟從塾學一目成誦師

無能督過之兒時機警帥羣兒戲輒雄其儕輩十歲
卽習爲制舉之文時里中聯文社四方士雲集翁以
童髻與焉同里方公應宿器重之語子弟曰毋以王
郎爲少爲鄉閭光必此子也以女妻之丙午補博士
弟子與闈試已酉秋再赴棘闈同舍生皆攻苦不輟
翁微粲曰何自苦乃爾耶日走問水亭目送諸湖舫
晚則復逆之衆更相責讓勿聽也入闈疾作成首藝
後卽力疾勉構同考余公懋孳得之擊節稱賞至次
藝輟筆嘆曰何遽草草若是不知其病固不能支也
翁歸深自改悔研心經史自是試輒冠軍益心喜自

負囊錐穎脫直且暮遇之乃連赴七闈皆無復向日
之知感慨悲涼神傷骨瘁比再丁內艱而病已入膏
肓矣甲戌冬忽斷葷酒乙亥正月卒生平讀書觀大
意書法祖黃魯直祕不欲示人好蓄書家藏萬餘卷
從未一加丹鉛若手未觸者詢之故娓娓成誦也性
嗜酒然未嘗有酒失晚益沉酒卒以是得疾人謂之
酒化蓋無聊不平之感皆托之於酒不能去則以身
殉之吁可慨也已翁生云云行健以康熙戊午九月
葬翁及方孺人于荷坪上乃泚筆爲之銘銘曰
繫雄於文抑豪於酒與天爲徒數奇弗偶荷坪之山

貞珉是守觴斯詠斯以昌厥後

文林郎遂安縣知縣悔菴周君墓志銘

康熙己未冬太平周君筮仕得吾邑君夙具文行爲
先叔侍講公所取士而其先從曾祖少峯公爲邑宰
以循卓稱人至今尸祝之余旣喜梓里得賢令君少
峯公之澤將再見而通門世好得相與以有成也出
都之日執手丁寧爲鄉閭計甚至君亦不以爲嫌卒
聽而爲行之民欣欣有起色乃兒子書來則君奄然
逝矣嗟乎天哉何奪君之速也嗣君媚貽書屬余志
墓余方哀君之亡且爲邑人慟安容辭按狀君諱光
啓字旭上號悔菴世籍寧國之太平曾祖洛泉公

後松齋集 卷十三
舉明經有學行懌弟恭簡公怡嘉靖間進士歷官太常卿直諫名天下竝以理學祀鄉賢少峯公恪則邑所傳隆慶中賢令今祀名宦者也君少承家學十歲應童子試輒冠其儕輩家貧不能延師課教諸弟皆以文章名父寢疾爲文祀竈願以身代及卒哀毀喪葬悉如禮自以家世理學益刻意砥行與人言無虛浮人有一善咨嗟贊成之族嫂孫早孀守節時時分館穀爲資給叔祖文學公可宗從父孝廉公萬年皆以理學重里中力請崇祀邑大令將額外丈田又數起寃獄君作詩諷諭至投牒爭之事竟寢順治丁酉

舉於鄉時南園頗多蜚語

章皇帝悉召諸貢士覆試午門擢今宮允吳公珂鳴第一賜進士君名第四明年再覆試又高等顧屢赴春官不第已未十二月始授遂安知縣君歎曰吾雖終靳一第然少峯公遺愛之邦而侍講先生故里也不負先德以不負吾師其在斯乎明日余往訪之舉邑中民情風俗及年來困苦狀君太息久之蓋邑民淳事簡稱易治前令數輩以酷虐濟貪墨正賦外計畝橫索民不能堪至粥妻子田廬猶不足嘗徵實上控復致而斃之怨怒不敢言康熙辛亥令量移去余

與父老子弟列其實於督撫諸公悉罷諸苛政寘蠹胥劣矜於法刻石永禁復爲均輸之議稍資公用既不病官又不困民歲省二萬金一二年間皆得取婦完廬舍兵興以來余避亂錢塘諸蠹役稍稍進繼爲令者不能遵行議者謂良法美意將蕩然盡矣至是余悉以告君且曰初革難遵行易君第爲其易者君謝而許之下車訪求少峯公遺跡舉余所陳請勒石者悉加砒飭杜苞苴革火耗裁季里平官價暇卽優禮寒士斥假命訛詐者九輩時兩富室爭訟或有以暮夜請者君怒曰吾藉此爲喪具耶其人慚悚一囚

恣意株連人人惴恐君懲在官數人餘悉不問嘗語諸子曰遂民淳卽完賦一事可驗古稱糧無善徵吾不動鞭朴而爭輸恐後他日當踵謝以彰厚道蓋君之治遂與遂人之所以待君者如此君始病人恐失君羣禱城隍之神或各禱於其社歿後持服哀慟罷市者數日議祀君名宦數十年來令之得民心前此未有也君素豪飲無疾病以前令逋帑金營脫去當事責君代償久不能應隸呵辱之恚憤成疾易簣前三日夢天門山嬾牛洞僧招之曰來來已復促之曰去去君賦來去歌六首作書別紳士嘆曰吾家世理

學惟隕越是懼今日庶無媿少峯公乎生平和易簡
朴動以古人爲法使稍假以年其施及遂人當不減
少峯公乃向之闕茸去職者皆得優游歲月而君獨
不永其年且詆辱於下隸以死嗚呼可哀也已君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配汪氏 敕
封孺人子二長媚生員娶黃氏次元臣業儒娶譚氏
孫一弼樞媚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銘曰
大小馮君治有譜誰承厥先歆豆俎懿哉周君民父
母考卜於斯永今古

歲貢逸菴王君墓志銘

戊午秋余分校京闈得內丘王生慎修卷精思雋采
望而知爲才士已慎修來謁得悉其家世尊人逸菴
君積學砥行爲鄉閭所推慎修文行卓卓受于庭訓
爲多歲癸亥余奉 命典試蜀中明年還 朝則君
已歿矣慎修奉所爲狀詣余曰慎修不孝方冀專精
舊業以報吾親詎意志未遂而親竟不及待也麗牲
片石惟先生一言命之余病甚然知君久烏容辭按
狀君諱爾祿字被甫晚號逸菴世籍洪洞明初徙居
內丘始祖諱聚良傳七世至邑庠君維垣生三子長

侯松齋集 卷一
郡庠生諫卽君父君性醇厚事父母最孝謹弱冠補
博士弟子敦尚朴素步趨不苟人多以遠大期之時
邑人喬還一講學西園君負笈從遊質疑問難與喬
劍州文衣爲詩酒交明末河北大旱盜蠶起君爲盜
所執神色自如叅將土某救之始得免爲再生錄志
其事自是流離患難日肆力經史順治乙酉餼于庠
壬子以歲薦 廷試高等入成均不復求仕喜讀騷
憑漢魏初盛唐詩沉酣其中手錄成冊尤嗜陶靖節
詩花晨月夕輒發爲吟咏不輕以示人人亦罕知者
又以詩近浮華取濂洛關閩諸書窮究旨要慎修幼

有時譽作名箴以戒之生平敦尚孝友祖塋古柏盤
蔭族老謀伐之爲利君垂涕勸諭至橫逆相加絕不
與較著留栢行以志感家雖貧顧好施予人有窘迫
或遠遊者薪米饋遺無不周然未嘗有德色戊午慎
修捷賢書君諭之曰賴祖宗積行得小成名須以謙
抑居之己未壬戌兩罷春官則又諭之曰非世無識
者學未到耳中實無主而喜談風氣學者之大患也
里中圓津菴丘壑亭池爲一方之勝君築園菴畔雜
植松竹花木登臨嘯咏悠然自得與舊時老友爲讌
會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癸亥夏君壽七十自題一

律有但求子姓存忠孝世篤淳良莫爾違句頗似訣
子孫語未幾果病尋卒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享年七十子一卽慎修壬子拔貢戊午舉人娶韓氏
孫二長岷次嶠慎修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銘曰
文高河朔名在成均斂德不仕以全其真黽勉堂構
勗哉後人宜爾子孫跡此貞珉

經孺人墓志銘

代

壬午歲余受知于宮諭濟寧楊先生踰兩年爲崇禎
甲申先生棄家放浪江淮吳越間甚岑寂也已婚維
揚經孺人始相依爲晨夕孺人生幼子通佺先生尋
卒冰蘖撫孤越三十年比佺成立有妻子而孺人奄
然逝矣今年冬佺緘母孺人狀屬余志余于先生之
歿旣不獲侍疾治喪而又念孺人相夫課子不克從
先生同穴也哀孺人實以悲先生而又安忍志孺人
墓顧先生與孺人已千古矣南北異所使後世貿然
不知所由始是重傷先生心也雖不文何容辭按狀

孺人姓經氏揚州人父小溪公豪爽喜談今古奇節
事孺人晷時聽之卽嘆美不置口幼善病寄育外氏
家每念父母寢食俱廢兄早卒姊又遠嫁孺人孝事
二親母寢疾躬侍藥餌數年勿倦方申酉間先生去
家南游其客維揚也幽憂成疾卽舍無伺起居奉湯
藥者揚州守任君民育與先生同鄉舉聞經氏女賢
捐俸代聘孺人始侍先生于流離中時江左萑苻竊
發先生携孺人往來嘉禾武水間風雨播遷糲食弗
繼恬如也已卜居毘陵方坐里先生坐臥一小樓爲
詩歌自遣或沽酒豪飲醉則愴慨悲歌北望唏噓泣

數行下孺人委曲解喻丙戌子佺生先生以孺人旣
有子益放情詩酒遂致危疾孺人侍牀第不解帶交
睫者數月先生竟不起時佺甫三歲孺人欲以身殉
遺命善撫孤抑情中止當先生易簀時屬長子通睿
會葬毘陵令經氏母子守墓孺人卜吉已奉安寓里
元配孔孺人偕諸子自山左來謂先塋在故土而先
生獨南厝于理未安遂遷柩以北佺幼姑留南以俟
他日蓋自是而孺人責愈重矣負郭瘠田僅足自給
內撫孤兒外支門戶有人所難堪者佺出就外傅孺
人延師擇友每文期聞師許可輒欣然喜稍未當愀

然不樂初未嘗煦煦姑息也母病卒棺衾之費悉爲
措置小溪公歿買山合葬其孫某家貧失怙撫之如
已子人謂善體親心焉先生喪旣北歸卽寓側爲衣
冠墓歲時享祀悉如生時其進爵必以序徹饌務緩
曰遺言在耳奈何盡歡生前祭則草草畢事蓋每事
知大體如此乙卯歲過故里拜祖壠及先生墓南旋
未幾遂卒生平勤儉皈心佛法其從先生于患難茹
苦食辛不減鹿門偕隱甫生子而先生歿今且三十
二載憂勞憔悴苦節以終真無愧先生矣先生楊姓
諱士聰字非聞號鳧岫濟寧人辛未進士官至左諭
德孺人生年月日卒年月日將葬武進縣之
余忝先生知遇謹次其大概俾子孫各知所始且使
江以南知先生流離患難時相與周旋者有經孺人
也銘曰

辭家殉國傷哉孤臣母共荼苦撫孤食貧南北異室
懿行勿泯維節成忠以勗後人

禮部尚書洪武志以故錄入
禮部尚書洪武志以故錄入
禮部尚書洪武志以故錄入

祭文

祭文

祭先師長子令余公文

順治十有七年秋七月癸酉先師山西潞安府長子
縣知縣吧洪余先生卒於寢受業諸生各爲位北向
哭八月丁未祭告先生之靈曰嗚呼天何奪吾師之
速也世之永其年大其用富壽安享者比比矣先生
無缺德所報曾勿逮焉是天之鍾先生特異嗣先生
則甚薄也嗚呼先生弟子何心能不悲哉先大父之
識先生也見其文重其人謂端重有體殆莊人正士
於是廷之家塾俾某兄弟叔姪受業焉朔望輒過論

經史時時爲先生點評文藝蓋待先生如此教且篤也先生律已以正訓諸生亦最嚴因其材誘進之不率者罰後先負笈磨集蓋自辛未迄甲申館寒門十四年追隨杖履最久而胡曳杖云亡不及親諸子樹立也嗚呼悲哉先生雖生望族而家世寒素又不能治生授經外一燈一研而已修脯之入以奉母夫人給諸季大父所以重先生而太息也先生文至高試取前諸生願不得一餼廩似小得失亦有鬼神憑之丁亥春始首擢貢成均都人士爭師事之謁選得晉之長子夫長子巖邑也太行春背河朔襟喉比年來

聞稍傲矣先生爲政寬嚴謹恕各以其道蓋德行文章治縣不異擁臯比耳提面命也顧以寇叢隣邑無端代僵里旋之日行李蕭然或意澤潞天下奧區先生卽不妄取何一貧至此然而發先生之篋做裘數襲無長物也易簣之夕幾不能殮則先生真貧矣嗚呼勗哉先生年過五十尚未有嗣甲申戊戌先後殤二子今之蚩蚩九月兒者先生一綫也尚平之願自謂難期豈意睽盞之會遂不及見邪慟乎悲矣雖然先生幸有子矣未掩一杯之土寧忘六尺之孤他時讀父書廣宗祏惟先生默相之某等幼親函丈長立

春風遠慙姚泓之侍疾近愧黃幹之治喪然而鏤心
刻臆神愴骨悲白日可寒息壤不改必不以幽明理
隔負吾夫子也生芻一束其颯然鑒之乎

祭邵武張太守文

代

嗚呼古今忠臣烈士捐軀殉國者多矣千百年後撫
時感事莫不咨嗟慷慨想見其爲人况闔門盡瘁如
公者哉公名家子尊人忠勤公啓土兩浙勳德重閩
越間公雖起世蔭倜儻不羣自牧三州倅杭郡以至
守邵武殊才壯志未嘗須臾忘家國也嗚呼乃竟以
一死畢生平哉方閩藩構逆公義不屈辱不得已爲
董承王允之謀事機未遂身死雙門六子二媳同日
就殞嗟乎倡亂以來貪生附逆者比比矣卽不然忍
恥間關亦得苟延旦夕公獨駢首白刃而不辭子殉

父婦殉夫僕殉主昔劉仁瞻一門盡節方遯志九族
受誅以公較之爲何如哉夫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
鴻毛公固不肯辱家聲而負簡任也嗚呼難矣今
天厭禍亂歸骨長安
天子褒慰忠冤愍綸且旦暮下夫易州公遺愛地也
風蕭蕭兮易水寒其將率佳兒佳婦往來昭王臺畔
乎白楊衰草薤露興歌公氣作山河固有所不欲聞
矣然則瞻拜九喪歸來萬里莫而不能不哀者某等
私情也其颯然鑒之

祭餘杭嚴先生文

同葉元禮舒崇

嗚呼先生往矣悠悠斯世豈復有憐才好士如先生
者哉蓋先生總東南之秀自舉進士以至領度支文
章道義天下模楷而稱道之聞訃之日僚屬涕洟士
奔走視舍斂哀辭誄章充溢棟宇生榮死哀卿大夫
得此於人蓋寡矣亦何俟兩生之言謂足告先生於
地下惟是先生憐才好士根於至性寒士視爲依歸
文人奉爲表率卽一技一能之長亦無不容嗟獎引
通其有無悉其窮乏蓋至歿無餘貲而先生之憐才
好士概可見矣象瑛舒崇幸同鄉國其文章知遇非

有要結之私攀援之藉也舒崇弱冠爲詩文先生謬
加稱許今且廿餘年矣象瑛雖誼屬通門然間關流
離未能望見丰采去年秋先生歸自通州始以文上
謁又未得見十月六日先生讌集諸名士舒崇先在
坐問慰曲至象瑛入先生降階執手且曰頻年聞君
名今乃得相識然讀君詩文蓋已久矣當時座客無
不驚嘆謂先生之遇兩生如此其厚也今年春
天子雅意右文思得博學鴻辭之士備顧問命公
卿各舉所知先生聞之加額曰盛典也吾雖病敢無
以應已語所親曰吾所知無踰方葉二子者會舒崇

謬爲政府諸公論薦例不得更列於是首以象瑛入
告而寧都魏禧秀水朱彝尊次焉象瑛謁謝執弟子
禮先生笑不受曰吾輩文章契合何用此舒崇聞之
亦感歎不能已嗚呼先生之於兩生非有獨厚也一
則薦之而輟於例一則亟稱之以聞於朝是豈尋
常聲氣之感哉此無所求彼無所私其知我一也夫
人自授經以後所爲感恩知己者惟兩闈主司糊名
易書主司未知其人而取之大廷廣衆先生知其
人而舉之嗚呼先生誰謂拜疏四閱月遂一病而遽
殞哉昔者歐陽文忠公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曾鞏

名未立爲之延譽蘇洵來京師上其著述於朝至今以爲盛事象瑛舒崇雖不敢望子固明允然先生今之歐陽也其所以待天下者無非憐才好士之誠而其於兩生也亦卽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顧嘗讀子瞻祭歐公文述其父子因緣出入之感而終之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然則先生歿而高山流水不忍復聞私心誠不容已先生沒而憐才好士之誠不可復見於當世其爲天下慟可勝言哉

祭香河令姜太翁文

嗚呼太翁與吾家締好五世矣自壽寧公于昆季有授字之歡先相國暨京卿公復同朝相善婚姻之好筆墨之交知翁者莫若予也嗚呼竟長往哉方京卿公之盛也譚姜公政績無不知翩翩佳公子者蓋翁豪邁不羈周親隣惡貧乏諸父昆弟成析產以贈其慷慨好義真覺世無難事比年來亦中落矣而豪邁不羈者如故夫十畝之園亭語石之巖壑樽酒圍棋家無儲粟不稍顧蓋篤友于課孫子君家樂事也嗚呼乃竟長往哉生平于書無不窺笥通岐黃青島之

學蓋積學者四十年始以明經宰香河人謂翁慷慨尚義是宜親民然豪邁不羈非所以服官也無何果以挑淺爲民左遷掖丞矣佐掖之明年署篆卽墨又以供饋驛騷爲民代辦而罷官矣夫爲民罷官較肥囊奪職者何啻星壤然而行李蕭條三年羈旅捐館之日藉紳士以歿嗚呼豪邁不羈之效固至此耶方從者之歸也翁年逾七十蠅頭細書勉子孫以讀書作文之道且曰家庭寒酸况味不必相聞夫較奕忘倦曠矣嗚琴之際得毋廢事乎政務興除心勞圖繪勤矣貸官鑑以惡民得毋便于民戾于官乎監司諒

其心紳士樂其義何優游歲月訖無成緒乎凡皆豪邁不羈之所爲翁之傳以此翁之累亦以此在翁固有不樂聞也嗚呼老成凋謝行道咨嗟予家封檢討君殞于戊申明經文學兩贈公連喪于秋夏使翁而在惋惜當必更切乃愴然又復來告意予兩氏適當阨數乎抑與馳贈諸老猶能聚首夜臺也試思歲時伏臘兩姓子孫無日不會今且環經談心墨衰相對傷心慘目何以爲情蓋不待旅櫬歸來而泫泫然泣下矣翁豪邁不羈毋乃笑其未達也哉

祭先考府君文

慟哉吾父之逝也不孝少失所恃痛心慘骨十八年矣稍堪自慰者我父幸康健耳豈意今日亦長往哉我父仁厚和易當大父閣學公之盛也未嘗以貴介加人及不孝叨捷南宮亦澹然不異平素庭闈之孝謹昆弟之友愛蓋性而有之香河令姜先生嘗言方仲君無媿真孝友嗚呼劣材薄德安享遐年者比比矣誰謂我父遂長往哉夫期頤壽考古今所難若甲子一週人生常有耳我父稍延半載則六十矣表母氏於墓門悅高堂以祿養誠分內事嗚呼我父何不

能待而遽逝也不孝自計偕來出入必告建寧之役
父所命也拜書省候知起居故亡恙卽遙望故鄉亦
謂我父園亭避暑把酒臨風與二三知己痛飲如常
耳詎意病未浹旬奄棄諸孤三月睽違遂結無窮之
永憾千里奔馳兼程匍匐未盡養生之義復乖送死
之經名教罪人尚何以自解然猶苟延視息者未了
之事方身任之不敢以苦塊餘生重獲舉於九京耳
嗚呼慟哉雖然我父承節孝之遺徽紹壽寧閣學之
家教賓芻族戚藹然相親卽賈豎田夫亦樽酒歡呼
樂而忘返仁厚和易真有人不能及者易簣之日環
侍幾數百人奠祭者盈道路里鄰號慟行道嗟咨此
豈不孝能使之然哉遡音容其已杳奉色笑以無從
誠不禁涕之零而辭之亂也嗚呼悲哉

丁未告先母吳孺人文

嗚呼我母不孝何不幸不獲永我母於百年也然不孝復何幸猶得藉一第之榮告我母於今日也蓋我母之生也鍾比部之庭作相門之婦諸凡習詩書孝尊章睦妯娌儉以持家勤以殖產皆我母所素優何敢侈陳且諛墓之辭非我母所以期子者亦非不孝今日告母之意惟是遺音在耳當此承恩省觀之際實有痛心酸鼻不忍思不能忘者九原想亦心悲况不孝哉我母享春秋纔四十三年耳一妹早殤終鮮兄弟不孝束髮爲文章母氏教之雖慈母實嚴師也

當我母易簀之夕舅父吳封翁同侍疾呼不孝命之
曰吾生平無所恨所不能瞑目者未覩汝成名及見
孫耳嗚呼十五年來何敢一日忘此言哉今舉孫且
三人矣我母而在其爲喜慰何如邪生不識舍館之
母不孝於此真不覺泫泫然泣下也廿年攻苦燈牕
寒暑未嘗間乃屢舉被放癸卯幸捷賢書或少慰地
下矣然追思遺命不欲以此自竟也今年春賴我母
之靈兩試春官叨登一第榜發之日拊心增慟倘我
母而在母復何恨不孝亦何恨然而已矣生不獲榮
我母於當年歿乃報我母於千古豚肩在俎母勿饗
也旨酒在列母勿甘也雖焚黃表墓尚俟他日試思
辦香一縷楮錢一陌人子榮親遂止於此卽三台九
列何若以舞綵代鸞書哉嗚呼慟矣雖然我母不可
作矣使不孝終老章句何以慰我父卽何以報我母
今之不負所望也或者含笑九京乎音容旣渺思懿
範以無從顧復難忘感 國恩而愈切我母有靈願
言鑒格

告亡室吳孺人文

嗚呼孺人汝死耶汝年甫及艾未宜死也婚娶未畢
吾雖官禁近未獲邀 恩綸及汝汝未可死也生平
拙守一編圃內外事無大小汝經畫之吾不問亦不
知也汝不可死也常時參藥不去口入都以來益憂
勞成疾然精神不減吾固慮其死猶謂其或不卽死
也汝病始去冬至正月而甚三月又甚爾時垂死而
得不死吾意汝幸不死當不死矣四月中強起視中
饋饗賓客吾喜之然不睡不飲食吾又憂之誠慮其
死而不虞其遂死也汝素卞惡多疑慮吾數勸汝非

養生却病計蓋常憂其死不謂其竟死也去年九月大兒三兒歸汝未病今年四月次兒就婚於汴汝病稍間矣吾見汝病亟馳書召之方謂諸兒至送汝故鄉飲食居處差如意或不死耳不謂汝竟不及待而死也吾登堂而茫然入室而聞然嗚呼竟死矣孤燈熒熒不見汝形也殘更漠漠不聞汝聲也汝夫號於庭汝不知也汝孫啼於側汝不聞也兒子觸暑來奔汝不見也焚黃或有日乎汝不能親也吾雞鳴而朝晨而答客晡而歸饑飽寒暖汝不顧也衣垢不得潔襪敝不得更病呼藥渴呼茗汝不念也汝好儉棺殮

之費衰裳之費南歸舟舉之費聚而謀稱貸而畢事汝不惜也汝好勤糶粟之有無僮婢之勤惰賓朋往來殺核豆觴之美惡汝不察也嗚呼勤哉幸叨一命齒半百年三子二孫在汝似可無憾然獨不念我髮髮絲絲膚膚削骨立乎吾自汝喪一病不能起者兩旬又念職守所繫二親尚厝農土十年趨負懼累子孫雖不忍效莊生鼓盆而歌亦不敢同奉倩神傷身隨竝頽然一官寂寞萬慮縈心逝者已矣吾又何能久恃哉猶憶三月之望汝病劇遺命請子乃勸吾為歸田計或有見於仕路險巇吾原職事交不復久宦乎

吾方謂汝病瘳早竣史事當借老健養備嗚呼已
矣既不克慰數生前詎忍忘數言及後吾豈勝歸矣
今日者鬼鬼何依故鄉堪念數病中常言呼號痛楚
得早歸爲幸今歸矣其幸耶神尚有不能忘者在那
嗚呼痛哉

誄

按察使博平王先生誄

代

瑯琊之山玉樹崢嶸奇姿慧質藉藉公卿謂此傑特
詎獵華名嗚呼夫子鄒魯之楨在山游饑攘攸宵萌
篝燈永夜斷續書聲爰格所司分貸孤惻嗚呼夫子
小試生平刻意砥行澹泊無營無父何怙霜露哀鳴
母也天只色養將迎嗚呼夫子惟孝性成友恭之德
渺矣姜肱誰篤天顯倦彼脊令割腴授室時靡有爭
嗚呼夫子宜弟宜兄爰以令德呦呦鹿羣形階奏
對民牧誕膺分符上黨政教乃興嗚呼夫子茂宰神

明興學舉社人識水衡絳闈校士奕奕羣英伊余小子桃李分榮嗚呼夫子莪樸斯賡循良旣奏武庫論兵燧燔東海六師徂征誰佐勝算樽俎不驚嗚呼夫子展也師貞嘉乃丕績視學西行門無竿牘先民是程開軒講藝文獻以徵嗚呼夫子模楷攸憑載通郵政江表澄清埋輪叱馭騎置敢櫻車書南北悠悠旆旌嗚呼夫子不隨不矜地大獄繁株連蔓紫俾掌邦禁平反重輕勿愆於律孰濫於刑嗚呼夫子獄無冤氓有孚惠德卹死調刵綈衣可贈麥舟屢停維師司寇錫之箴銘嗚呼夫子執德彌精臣心似水屣眎簪

纓鸞章游賁菽水陳情言返初服于彼郊垆嗚呼夫子忠孝乃并林棲十載篤我宗祊釐正祭典以逮簋鏹輝輝孔璧秩秩頰楹嗚呼夫子吾道干城晨昏暇豫介爾兕觥槐庭訓子圖史森盈斑斕綵舞鼓瑟吹笙嗚呼夫子淑氣充庭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弁山翠嶂瓠水澄灤持螯呼白四韻俱呈嗚呼夫子樂且方亨胡然控鶴王母西乘廢莪履石寒食杯羹以身殉母依依九京嗚呼夫子薤露悲零鄉摧月旦朝隕德星鵬來弔賈鶴去哀丁不憇一老天路沉冥嗚呼夫子矧茲諸生繫某弁鄙立雪高閣星霜三紀

黽儀型執喪黃幹侍藥姚泓嗚呼夫子縹緲揚亭山
頽木壞遺澤未更青緇世業孫子雲仍益昌厥後以
莫不增嗚呼夫子奚問殤彭山廻泰岱水望滄浪心
喪伊始執紼未能生芻在望載告雲駟嗚呼夫子庶
鑒斯誠

亡友姜仲君誄

并序

仲君死七年矣丁巳冬余在京師夔君來索余文
覺而異之蓋君遺命屬余爲像贊寇亂未遑也君
諱如蘭字芬若一字中林文行卓卓庠序間年五
十齋志以死憶庚子科試凡稍能文者皆前列余
與君獨不錄怏怏西歸比再至會城則八月六日
矣直指校被黜士四千餘會大雨余與君懷鉛槧
首承几杙以入辰至未各奏五義榜發復不錄余
忼慨悲歌君倚而和之同人皆歎息有泣下者君
嘗曰吾一息尚存終當俯拾青紫余壯其言癸卯

余濫與賢書君又被黜嗚呼豈意其遽死耶君
生世胄家值中落一年內哭父哭季弟遂病不起
遺像宛然如生也同學中余兩人交最深今縹緲
數千里來見夢意知君莫若余冥冥中固有不能
自己者因雪涕而誄之并題其像誄曰
伊何人哉淵源渭水大理之孫香河之子秀質高鶩
清修自喜嗟嗟仲君誰云紈綺驚座解頤持螯酌兕
書法歐陽文章壁史抗志千秋寧論青紫嗟嗟仲君
卿才倍蕙茁軋奇文早冠多士少作自悔引驥就軌
草堂十年硯穿筆泚嗟嗟仲君將焉用彼語石之盟

今踰二紀選石峯前烹泉竹裏君頑若彘縱毫精紙
嗟嗟仲君誰倡厥始王謝門高憐焉中圯婦歎金塵
兒啼敝屣典裘粥廬貧且爲累嗟嗟仲君伊于胡底
庚子夏秋文衡靡靡片長亦登惟吾與爾憔悴江河
風雨寸晷嗟嗟仲君兩生奚恃中夜悲歌言猶在耳
謂吾舌存壯心未已八舉數奇歲月迅駛嗟嗟仲君
侘傺以死余與爾交諸君莫比竝研合燈甘苦共倚
爾病膏盲我登糞糞嗟嗟仲君胡然終否對君遺容
儼其瞻視誰寫爾生宛如彼美顧茲章纔是君所恥
嗟嗟仲君乃遂止此拜君幽宮式君靈几白楊蕭蕭

溪流瀾瀾而父而季相從蒿里嗟嗟仲君瞻望母氏
撫君遺孤三珠鼎時克讀父書以供饗祀爾志未竟
將毋在是嗟嗟仲君悲深甘旨傳君遺言爾行余諫
余實神悲胡能唯唯傷哉彌留念余知己嗟嗟仲君
寧忘爾指自君之殂辛壬迄癸憫余棘人幾懼冠纓
未章爾行間關轉徙嗟嗟仲君疚心江汜越今七載
薄遊燕市朔雪南雲迢迢桑梓竟來楓青呼余使起
嗟嗟仲君音容尚想生死交情吾黨所矢負爾九京
俾爾至止披淚含哀爲君魄礪嗟嗟仲君人琴亡矣

健松齋集卷之十六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辯

客星辯

世皆以嚴子陵爲客星其說始于光武故八共臥一
語而不知帝一時之戲言未可信以爲實也按客星
有五曰周伯主喪曰老子主饑曰王蓬絮主兵曰國
星主疾曰溫星主暴骸其象皆最凶子陵高尚乃有
此不祥之應乎且客星之見多矣卽漢世考之明帝
順帝時三見章帝一見靈帝再見和帝且五見其占

或兵或喪多不吉晉劉聰時客星入紫薇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其不得以子陵當之明矣卽謂帝言爲真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燄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二月至輿鬼東北而滅凡見百十有二日輿鬼尸星客星居之越二年帝崩是光武之世已再見矣升遐大故豈亦子陵所致乎意當時別有所驗太史未敢明言帝方優禮故人卽以客星歸之而不知其誤乃至此也自帝之言出一時傳會至謂光與帝爲友帝登祚忘之光怨太史言天上客星恨帝帝曰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共臥光以

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座光縮足客星卽退其說益荒唐鄙俚不可信蓋子陵之受誣于客星甚矣獨中興天文志載客星有三一曰老子卽李耳古德行老壽之人二曰國星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三曰溫星溫其姓亦操行不仕三人之精皆爲客星其說小異或者子陵之所應其卽此耶然吾聞京房繫獄謂周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市卽吾無辜之驗又海濱人乘槎至河渚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牽牛夫京房之死爲客星似矣乘槎人未死而亦爲客星則客星之爲客星且無定據

安可以不祥之占加于陵哉傳曰天子無戲言光武
一時偶言之固未審于天人之故也

商文毅傳奇辯

客有觀演三元劇者歸而問余曰商公妾媵子父早
卒嫡母秦斷機教之信乎余曰不然所謂齊東野人
之語也按淳安志及商氏家乘宋時西夏都知兵馬
使商瑗入朝賜田里淳之芝山公祖敬中妣胡氏父
仲瑄妣解氏無所謂秦雪梅也其庶出早孤亦不見
於志傳俚俗傳奇不知割自何人相傳王守溪鑿鄉
會掄元廷對擬第一商公嫌科名埒已以人貌不及
謝遷沮之抑居次守溪憾作此詆之嗟乎其誣先
賢也夫兩公何如人哉文毅不媿科名先後在政府

陳進賢納諫數十事文恪弘文大節並稱賢相信如所言則商公猜忌之尤而王公修郟報復皆不得爲大臣矣文毅能使鏊不爲三元數十百年後有馮京王曾者輩出能盡沮之乎故文毅之賢必不因一第之私蔽賢以自異文恪知命守道亦必不爲誕漫無稽之辭重誣先達卽謂傳奇果出守溪素菴果妾媵所生夫古今名臣起于屠釣卒伍者多矣母雖微賤亦何損於文毅且賢母矢節教子不且於文毅有光哉詆之適以美之文恪亦何樂爲此大抵傳奇取快耳目其間忠孝節義亦自慷慨動人若傳訛附影如琵琶會真之屬類多失實况名公鉅卿言動關乎名教乃竟以臆說誣之傳之既久羣信以爲真而不可復辨其惑世可勝言哉余故辨之且以戒傳奇小說之肆言無忌者

說

石梁說

同年鄭君元歺筮仕鄭之長葛令行有日矣出其少作石梁賦示予且曰吾將以爲號夫古者有字無號號始於宋濫觴於明迹所由來或以地或以人或自寓自勉匪是無取也浸假而菴而齋而峯而亭軒而林泉溪山松雲竹月比比矣浸假爲愛爲仰爲繼爲肖又比比矣不必有其故而若不可無其稱識者笑之元歺不襲是數者而顧有取於石梁倘亦隨時而不屑於俗尚者乎吾聞石梁在括蒼南明山連蜷彌

勿若虹挂其視天台石梁雖細大不倫然元歆家於此固仙侶所往來而高人逸士所憩息者也今既出而從政矣嵩岳之崔嵬黃河之浩淼何地不可自命亦奚必倦茲丘壑哉元歆固曰吾一行作吏晨昏缺焉然意未嘗須臾忘桑梓也幸而政成歸老流泉澗石間吾其慰矣然則樂操土風實有不能忘焉者石梁所以志也如必因俗尚以爲好比比者奚爲乎元歆曰屏而去之毋污吾石梁

艮山說

方子乞假南歸舟中更號艮山客曰艮止也先生殆無意用世乎方子曰嘻非獨身止也心亦止焉夫人之營營嗜進者由不能止耳充富貴利達之心公孤九列齒豁頭童孰肯舍而去焉者吾山中鄙儒也幸竊科名復邀薦辟七年侍從書生得此已幸矣適可而止鐘鳴漏盡奚爲乎且吾病怔忡三年餘矣向者銳意前史不間晨夕藁成而病作則不善息之效也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之思出位多矣事未至而皇然已往而猶不能釋中宵不寐九州之廣千古之

倦松齋集 卷一
遙日用事物之細千變萬幻雜然並至於吾心心愈傷而病愈甚吾將凝神息氣以靜之而未能也故求之於良毋勞我身毋搖我心以永餘年不亦可乎客曰善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良之道也稱良山先生請自此始

倦鳥說

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以知還可謂善言鳥矣當夫鳥之飛也翻然翀舉翱翔風雲搏扶搖而上者不知其何所止也久之而神勞則倦矣又久之而力敝則益倦矣于此而不思還弓繳伺之虞羅及之欲息翼於中林其可得乎此非不能還也不知也知之則鴻飛冥冥豈待毛羽摧殘而始倦哉易曰知幾其神乎是知也所謂知其所止者也知其所止夫鳥固有然者矣

神痘說

江楚間多種神痘相傳昔有道士憫痘症殺人禮峩
眉山四十九日夢授某童子仙苗翌日痘出以其痂
爲屑吹羣兒鼻中七日壯熱十四日瘳復取痂厚潤
者爲苗遞相傳種百無一失江右人便之以爲常康
熙丙午豐城王翁以其術遊吾遂人始聞而疑之繼
而信之久乃大服或問於余曰神痘有之乎予曰有
之然傳染之恒理而非有異術也蓋痘秉胎毒蘊於
五臟感天行之氣而發然或傷於食飲或觸風寒臟
病而順逆分庸醫不審表裏虛實之宜所以難也神

痘施於無病之先調於將病之日寧有失乎今人患痘幸痊相與襲其衣分啜其糜粥皆得傳深無恙亦猶是也然則何以神名也曰人情無不愛其子然以人治或未敢信以神治則爭敬奉之所謂神道設教蓋以愚人之耳目不專藉結壇咒符水也其不藉方藥何也曰藥以治病無病焉用藥然治熱飲棗豆湯寒用椒鹽和飯孳生雞熨臍以引毒則亦醫之意也倘更發奈何曰神痘非出於臟則已今自五臟達於筋骨肌膚皮毛皆如期而變而愈且有癍痕者矣吾家子弟皆以是得吉後痘症盛行悉無所患何虞更出乎或曰善於是邑人皆便神痘余既哀痘症殺人最慘而又嘆時醫昧乎施治之道使皆得是術而濟之豈復憂天札哉故樂廣其說以告世之保赤子者蓋理有可信則亦信之於理而已

西陵五先生祀鄉賢說

西陵故有六先生汪魏美風柴虎臣紹炳應嗣寅撫謙陳際叔廷會沈甸華昫孫宇台治皆學古行高安貧不仕汪柴兩先生余未及見四先生則寓杭時常相過從者也別來不十年亦先後奄逝追憶舊遊慘然傷之應先生歿前撫軍趙公特祀之鄉賢去年春諸生復議奉五先生從祀會公移鎮吳而今少司馬金公始至諸生慮不得當以屬予予爲具言之公欣然許諾於是五先生同日祀學宮禮成孫君孝楨沈君純中陳君調元詣予謝予遜不敢受蓋崇祀鉅典

也古者鄉先生有德行教於民死則祭之瞽宗以爲樂祖非其人則不得與近日循爲具文於是高爵大官輒皆濫祀甚或卑微庸碌之輩齷齪無足比數其子孫宦達亦得儼然俎豆之間問學古行高安貧不仕如五先生者幾人乎國人請之諸大人先生成之所謂德行教於民者也使今之祀於鄉者皆如五先生瞽宗之祭蓋無媿矣予雖不及交兩君然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且於三先生交最深死生契濶方期不朽吾友敢言德乎適會其成而掠美以市恩非予所敢出也諸君曰善記予言而去

贊

許力臣黃門像贊

伊何人哉蕭然高致兀坐匡牀松陰滿地問所讀者何書乃冥心其靜寄童子何知抱琴適至茗白鑪清泉流如駛吾知其丹屐獻替之餘固猶然東壁圖書之意方且自命千秋而豈徒以是樂其志

王孝廉右軍觀鵞圖贊

而度坦然擬東廂耶而致陶然傲流觴邪而耽翰墨
師黃庭邪而工文藻序蘭亭邪以吾所見較吾所聞
孰今孰古是祖是孫必用是駢駢者爲奚稱乎後昆

馬嘉州王父放馬圖贊

三吳任俠四海豪遊論詩擊劍志在千秋聽松濤之
捲壑寄逸興於驂騮其壯也勳銘楚粵其老也託跡
林丘今者旣千古矣覩孫謀而思祖澤猶想見輕裘
緩帶儒將之風流

琅邪鄭生像贊

公子翩翩風流儒雅志抗千秋交游天下旣屣視乎
紛營詎移情於豔冶聽山水之清音恍素心其若寫
月落梧桐庭軒蕭灑名花滿前調高和寡是卽海上
之仙人何必山中之隱者

柯生像贊

爾儒者流胡爲乎青囊爾地師學又胡爲乎結客任
俠之忙忙君蓋曰藝也何足成名吾寧簪冠短褐以
自藏玉塵在手奇書在旁選石而坐會心若忘蓋適
志也而非以是韜其光

夏叟像贊

雙鑠是翁華顏皓首結客少年寸心杯酒旣豪俠以
知名復真率而耐久當時諸公卿咸樂與爲友今者
老矣克昌厥後玉樹庭堦皤然一叟問學道於何年
乃拂塵其在手

題先母吳孺人憶容

嗚呼此吾母也耶何其全不似我母也此非吾母也
耶何以使我憶如聞憫如見也溯音容其已杳吾益
意中有之夢中有之而曾不能傳諸筆也嗚呼畫工
非我何能肖我母我非畫工又何能使我母畢肖哉
慟乎悲矣

余太公像贊

誰振家聲惟孫代子誰裕後昆惟經與史承素有而弗居藐功名其若屣備儻賢豪間如翁者能幾我蓋覩遺貌之雍雍慶庭堦之濟濟知其種德貽謀在此不在彼矣

內父吳贈公像贊

嗚呼此吾岳翁仲朗先生遺像也翁與先孺人同出比部公仁厚孝友恂恂若不勝衣而規範嚴整有古君子風奄棄且八載矣內兄弟持像屬題率附數言以志感慕

雲峯蒼蒼簪紳世美奕葉彌光篤生舅氏外樸中堅古之君子學著州庠行孚閭里至孝弗違友恭自矢旁綜軒岐利人若已用振家聲以昌佑啓鳳五齊飛蘭堦濟濟渺矣音容式瞻懿軌宜爾後人永綏繁祉

徐孝廉像贊

怪石虬松泉流齒齒蒼白鏞清圖書滿几靜氣冥心
 蕭然自喜伊何人歟南州高士以昌命春風正養
 古之君子年清微而計平閱里至李弗發文恭自
 雲峯暮香替帳對美奕葉爾武德出良刃快對中
 世建言以志想慕

自古君子風亦乘且人薄矣內只美計勉極服率
 出此將公口取本支師前故不數本而賦薄潔
 悲判此書得餘身。八主談對亦德與夫器人同
 因之與韻於外廷

周明經像贊

嶽嶽丰儀軒軒勁氣今之文人古之良士其砥行也
 修詩書敦孝友以克其家其應物也不亢不隨卽排
 難解紛而不愆于義固應搏扶天表試有用之才夫
 何懷瑾握瑜晚乃以明經畢其志我蓋當潛踪避亂
 之時見古君子患難相成之意知天之報施在後人
 宜子孫世承之衍弓裘于弗墜

程鍊師像贊

少學全真清修自喜玉秀靈文鳴鐘叩齒是宜簪冠
鶴髦抗志蓬閩之遊何乃束帶垂纓接跡緇塵之市
覩道貌之雍容儼冠裳之濟濟乃知天上真仙人間
都紀其適性怡情固非寂寞窮山餌石餐霞之比

雜著

讀韓文

魏晉以降文競卑靡昌黎崛起爲古文蘇子稱其起
八代之衰信矣今觀其論文以能自樹立爲可傳夫
能自樹立安有不傳者哉故凡公之文結體高持論
大用筆之曲運思之奇皆極變化不可端倪後人竊
其字句至於熟爛已極細味之終不能去手蓋熟爛
者字句其神理骨格固未嘗識也雖集中所載原人
原鬼及答張籍劉秀才論史書頗支離潮州謝表再
上宰相書情哀境蹙或亦大醇小疵然其大端在闢

佛老崇孟子夫魏晉以來闢佛老者或有之矣能崇孟子者誰乎嗚呼此尤樹立之大者已

讀歐文

歐陽公得昌黎集於漢東李氏慕而學之天下始知爲古文中今觀之公雖學韓而其文實源於史記蓋韓莫善於序歐序有絕類韓者傳誌碑狀似非韓公所能及何者佶屈齜牙戰鬪神鬼昌黎所爲陳言務去也然字句生割每使人不易讀歐則結撰精密敘次簡雅唐書五代史諸論抑揚感慨居然史遷譬之水然崩崖觸石濤怒雲涌何若微風蹙波自然而文成哉故凡歐陽子之文學韓不必爲韓作史則全於史其立言措意尤在自命不苟夫自命不苟文之所

以重也然而與高司諫書非值宋初將不免國武子之禍矣若夫奏疏劄子或直陳或婉諷大率揆情度事務求至當故文章事業兼擅千古夫所貴文人者非徒言辭之工名天下傳後世已也韓范文富有其事業而遜其文章黃蘇曾王得其文章而不能並其事業公豈直文人也哉區區較量於韓與史之間固其末焉者已

紀新安南昌賈事

明末新安賈某饒於財楚藩起兵勒餉數千金未厭乃挈妻女及一僕就蕪湖所親避之挾餘貲百餘金以行中途携眷屬登岸訪舊忘其金舟人已揚帆趨蕪矣同舟南昌客收得之訪候數四不可得藏焉新安賈念金已亡失踉蹌至蕪所親復他徙計無所之寄食旅店始鬻僕繼鬻女與妻形影相弔主人微諷之欲其妻稍效青樓以償逋負賈不得已將聽之心殊慘然時南昌客在蕪聞邸舍有新婦拉伴訪焉凝睇含羞深有怨色客叩之妻具以實告客悵然曰收

若金者我也召其夫悉還之賈以半酬不受于是舉酒爲謝遂同客蕪久之新安賈營運漸充裕矣南昌客念離家久悉資本易貨歸江西時金聲桓叛官軍討平之所載盡奪于兵歸視室廬已爲灰燼妻子僮婢四人亦被掠而南矣唐固山旋師過蕪湖盡鬻所掠新安賈以白金并四人者買之未詢所由來也南昌客淒慟無依亟還蕪圖後計過所寓則其子在焉入內妻復在室驚喜問故始知新安賈于無意中售之于于是各率其家同客蕪不去好事者演劇以傳焉夫南昌客捨金不取以完新安氏之節可謂義矣而

後

已之妻女復賴新安氏以全報施何速而巧哉觀前後兩氏皆四人往復悉當其數天道好還可畏也

紀楊郡丞語

郡司馬楊君繼芳字仲延南和人善詩初任和州知州康熙丙午苦病冬至夕忽昏悶見一隸執東相邀須臾至一府第主人常服延入序賓主畢俄青衣投一刺君竊睨之上書逸民周仁主人遽起出迎周至則皤然老翁也讓坐之頃君推周高年周亦遜君官長主人乃謂楊公年尚少此席應屬周坐定主人去數隸舁二卷箱至曰此明年春闈卷也屬兩公詳定公因問閱卷舊例隸曰不必閱也以天平較其輕重重一斤爲合式十三四兩次之十兩以下則不入格

矣于是君與周取平馬較兌得一斤者五十餘卷餘重十三四兩不等兌畢送君歸則漏下五鼓矣家人尚環守未去是日病始愈此楊君親語余云時友人章孝廉在坐笑謂余曰然則子卷固公所較兌合式者也君亦大笑

紀分撰明史

余以己未五月奉 命修明史十二月十七日開館

明年正月分撰景帝本紀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王翱于謙等辛酉六月暫分天啓崇禎朝臣傳顧大章朱燮元等壬戌四月分隆慶萬曆朝臣傳梁夢龍許孚遠等計七十七傳又陳檢討維崧歿崑山徐公屬續構主崇古等八傳睢州湯公屬補鄧廷瓚胡拱辰三傳通八十七傳次第上史館惟防邊征廣禦倭諸大吏茲續年月考據未確癸亥春從丹徒張公借得穆神廟廟寶錄日夕蒐尋手披目涉躬自鈔錄一月

之內悉皆毀定比脫藁而怔忡病作矣迄今五載究未得愈愈舞念才識疎庸虛糜俸祿惟是文章一道稍圖報稱今衰病乞歸所上諸傳藁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或減事在總裁非予所敢知顧從事此中具極苦心事業考之之羣書是非衷之公論文章質之同館諸賢據事敘述其人自見雖不敢希信史然職掌所存或者其無異乎因錄藏笥中俾後之覽者知所考焉啓禎以後書傳無徵間有紀載未可遽信雖綴葺成篇尚多舛漏不敢自以爲是也

紀重得先大父手書扇子

凡祖父手澤雖無甚附繫皆當謹藏勿失卽如特對祖父若狼藉棄置不復顧惜是忍於死其親矣然亦有不可必者水火盜賊事出意外卽仁人孝子亦處無可如何之數要惟盡此心而已余家藏先大父閣學公遺蹟頗多而燈坎村一詩尤遒勁生動酷類孫過庭余寶之與黃石齋倪鴻寶兩先生手書便面同貯一笥甲寅閩逆之亂悉散失無存痛恨惋惜意先人手澤不可復覩矣今年客錢唐故人洪君過訪偶爾話及洪歸以一扇見貽則公手書靈巖四律也云

得之隣比九十七翁按崇禎丙子大父以南祭酒歸
 省徧遊姑蘇名勝四詩今載學飲集手澤如新不覺
 狂喜時一展閱真如親承笑語因援筆紀其歲月子
 孫世守之毋使復失是卽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康熙
 丙寅中秋前一日



